美帝在湘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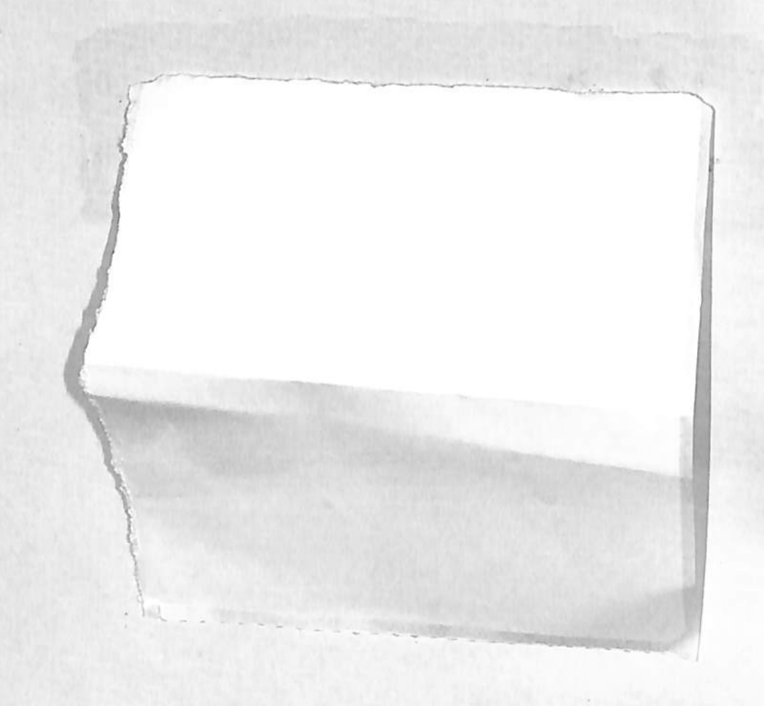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美帝在湘罪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长沙



美帝在湘罪行

編号：(湘)2748

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长沙市展览馆路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3 3/16印张　4插页　63千字
1965年7月第一版　196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
統一书号：11109·89　定价：(5) 0.28元

前　言

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已經被英雄的越南人民打得焦头烂額，一敗涂地。正在这个时候，它却大喊起什么无条件談判来了！它眞的改变了侵略本性，“热爱和平”了么？

伟大領袖毛主席曾經教导过我們：“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邏輯，他們决不会违背这个邏輯的。”他还指出：对于阶級敌人，“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过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我們要对美帝国主义的言行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須按照毛主席所教导的这种阶級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办事。

美帝国主义的过去和現在是怎么样的呢？在将近十一年的时間中，它在越南南方杀害了将近十七万人，打伤和打残废了将近八十万人，监禁了四十多万人，活埋了五千多人，强奸了数以万計的女性……。而且，它正在不断地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狂轟濫炸，正在逐步地扩大侵略越南的战爭。

美帝国主义还在侵略和干涉老撾、柬埔寨、南朝鮮、日本。它伙同英帝国主义制造“馬来西亚”，侵略印度尼西亚。它武装鎮压刚果(利)人民的革命运动……。它还在亚洲、非洲、拉丁

美洲、大洋洲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干着許許多多的坏事。最近，它甚至又派出了大批的軍队入侵多米尼加，鎮压多米尼加人民推翻卖国独裁統治的斗爭。

对于中国人民，美帝国主义犯下了滔天罪行。一八四〇年，它就帮助英帝国主义进行鴉片战爭，成为最早侵略中国的一个主要凶手。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沒有哪一頁沒有这个凶手血迹斑斑的罪証！它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民，掠夺了难以数記的中国財富……。它把一切坏事都做尽了，然而还不甘心，直到現在，仍然霸占着我国領土台湾，庇护着蔣介石匪帮，妄想卷土重来；它侵略越南，目的也正是为了进攻我国，称霸世界。

我們湖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解放以前，受尽了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这本《美帝在湘罪行》所記載的，就是美帝国主义这些罪行的部分鉄証。

从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阶級本质来看，从它的过去和現在来看，我們完全有根据得出这样的結論：它的侵略本性是絕对不可能改变的，扩大侵略越南的战爭，誓死与世界人民为敌，这是它既定的方針。它的所謂无条件談判，只不过是"和平"烟幕而已！它的侵越战爭遭到了慘敗，它需要寻求喘息的机会，以便一旦喘过气来，把刀子磨快了，再猛扑过来，把南越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及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扼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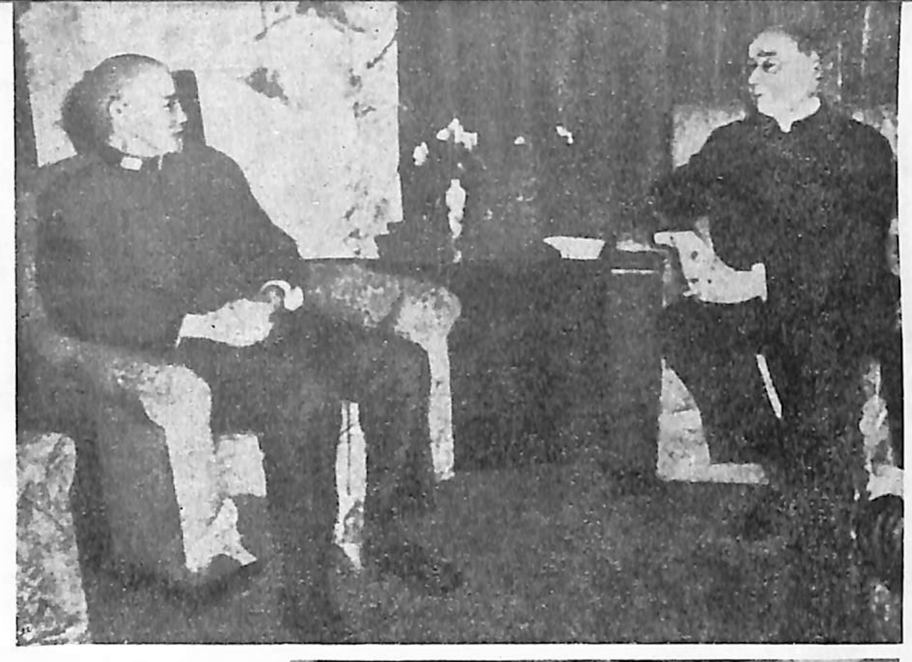
毛主席还教导过我們："中国人民絕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要着花腔，說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們，决

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这是值得每一个革命者永远銘記在心的。今天，面对着美帝国主义这条毒蛇的挑衅，我們不仅不能对这条毒蛇有任何怜惜之意，而且絕不能受任何欺騙和威胁。我們的方針只有一个，这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針鋒相对的斗爭，把侵略者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消灭掉！我們編輯这本书，就是希望有助于讀者进一步看清这条毒蛇的凶残面目，为伟大的援越抗美斗爭作出更大的貢献！

編　者

一九六五年五月

目 录





天主教沅陵教区前主教欧克瀾，是一个长期潜伏在中国的美帝国主义間諜。上图为一九四五年四月，欧克瀾（右）到重庆同蔣匪介石会見时，策划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下图为欧克瀾（右）和湘西大土匪头子龙云飞的合照。



抗日战争时期，盘踞在湘西的一批美国兵，燒杀搶刼，无恶不作。这几个耀武揚威的美国兵，在芷江飞机場上留下了可耻的形象。





脫下軍装，穿上神父衣。看，那些滿口“仁爱”、“慈悲”的美国传教士，原来就是双手沾滿中国人民鮮血的美国軍官！这两张照片原藏在沅陵美国天主堂內。



沅陵原美国天主堂，是一个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巢穴。这是解放后我公安机关从这个天主堂里查获的一批电訊器材。



披着原“湘雅医院”“医师”外衣的裴文坦，原来也是个美国間諜！这是他随身携带的降落伞和有关中国的机密軍用地图。

整頓錫鑛山銻鑛之原則

——丁格蘭——

民國四年，美國地質學家丁格蘭氏，應前北京政府農商部之聘，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各省地質。對于錫礦山之地質礦產曾作詳細之調查，并其所著「錫礦山[illegible]」一文中，（載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彙報第三期）提及若干整頓錫礦山銻礦之原則，曰集中力量，曰合併礦區，曰健全組織，曰採用新式技術，曰[illegible]，曰[illegible]方式。[illegible]，時逾三十年，吾人今日來[illegible]錫礦山，[illegible]之原則，仍不出丁氏所言，[illegible]！[illegible]丁氏文中[illegible]一段，[illegible]，[illegible]，並附原文於後。

——編者——

概述與結論

（上略）由以上事實與論述，可知錫礦山銻礦，乃中國極可寶貴之天然實藏，[illegible]價與量，在世界上亦居第一位。自開發以來，[illegible]山之礦工及[illegible]，業已獲得豐厚之利益。中國全[illegible]中，除若干[illegible]外，能有此種成績者，[illegible]有[illegible]山。但另一方面言之，因[illegible]，故步自封，缺乏有系統之探[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使[illegible]成本，[illegible]高。[illegible]新式[illegible]，冶煉方法[illegible]，且受專利之[illegible]，故[illegible]以發展。是[illegible]山之開發，亦有不少之損失，其實際之所失，是[illegible]所得，[illegible]一[illegible]？

今欲校正過去之錯誤，並使中國對此寶藏可獲得[illegible]之利益，其[illegible]之原則，不外集中力量，合併礦區，健全組織，及採用新式技術各點。

錫礦山現有之[illegible]——[illegible]公會——[illegible]以充實，[illegible]使各自[illegible]之[illegible]，能在統一經濟與技術管理之下，從事發展。採[illegible]方面，[illegible]之計劃，不[illegible]之砂[illegible]，亦可開發。[illegible]立新式[illegible]，[illegible]之專利。（[illegible]專利權已取銷）開辦新式[illegible]，代替土法[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加以[illegible]，及[illegible]方式，並須加以改進。

附英文原文

The Hsi-Kung-Shan Antimony Mining Fields,
Hsin-Hwa District, Hunan.
By F.R. Tegengre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No.3, 1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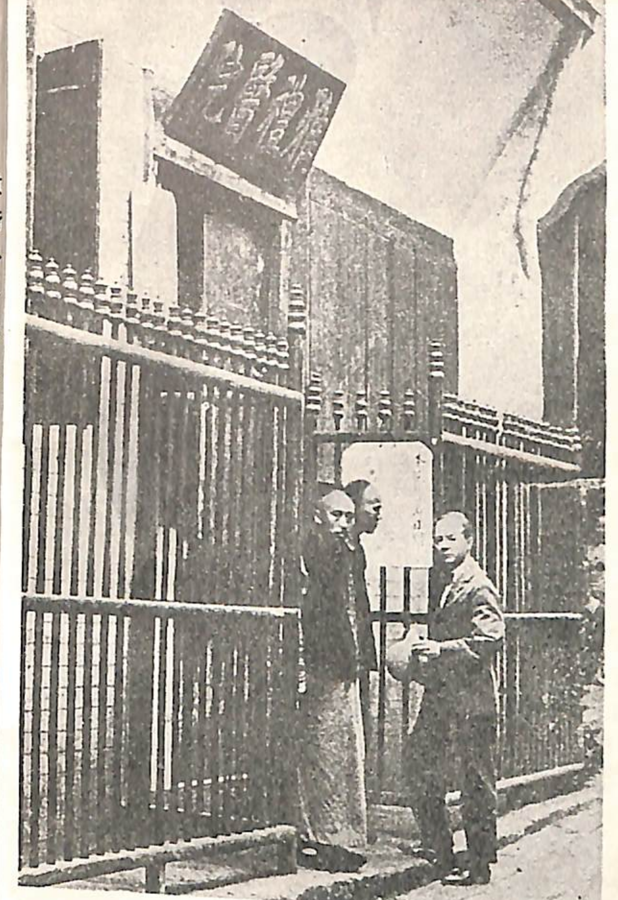
Summary and conclusion

From the facts and considerations set forth in the foregoing, it is easy to conceive what extremely valuable natural resources China possesses in the Hsi-K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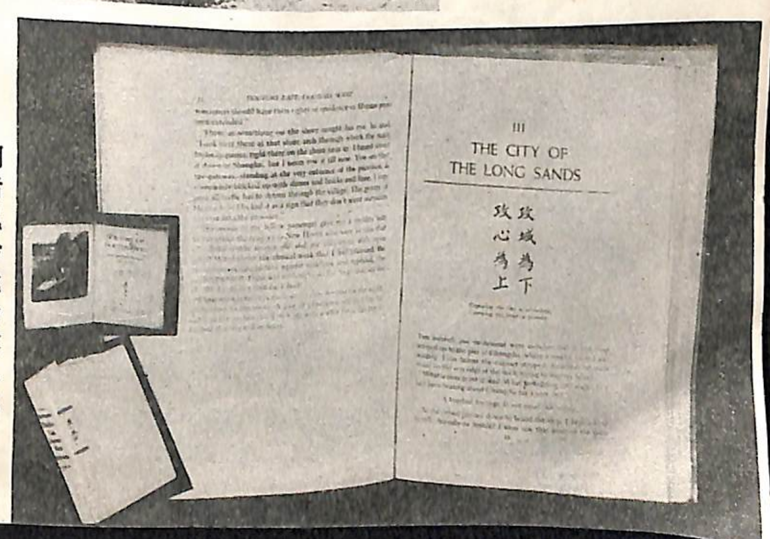
湖南錫矿山的宝貴資源，早就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掠夺。这是一九一五年美帝国主义分子丁格兰在錫矿山勘探以后，写的一份掠夺报告。



一九四六年，有三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来到湖南錫矿山，掠夺矿山資源。这张当时在錫矿山拍摄下来的照片，就是他們这一罪行的鉄証。



原长沙“湘雅医学院”（它的前身是“雅礼医院”）的創办人胡美，是一个阴险毒辣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这是他（右边第一人）在“雅礼医院”門前的照片。



右图是胡美回美国以后写的《道一风同》一书，书中提到“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阴謀。



解放前的芷江育婴堂，是美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魔窟之一，成百成千的孩子，都在这里被折磨致死。上图这些倖存的孤儿，也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美帝国主义分子还不擇手段地盜窃中国古文物。这个保存在湖南的商朝彝器（就是祭器）的下半截，在解放前被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盜走了，这是残留的上半截。

兽蹄到处血泪飞

——美軍在湖南暴行紀实

在抗日战爭和解放战爭的年代里，大批的美国侵略軍坐着飞机和兵舰，从大洋彼岸来到了中国，也深入到了湖南。他們来中国干什么？来帮助蔣介石反共反人民，来掠夺中国的主权和財富，来屠杀和奴役中国的老百姓！他們在中国横行霸道，犯下了滔天罪行。美軍兽蹄践踏在什么地方，就給那里的人民留下斑斑血泪，从而也就激起了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美国侵略軍在湖南，也欠下了累累的血債。我們仅从下面这些极不完整的史实当中，就可以看清这些强盗过去是怎样侮辱我們民族的尊严，是怎样任意地屠杀我們中国人民！

杀人放火

美国兵是一群杀人魔王。他們視中国人民的生命如草芥，可以任意屠杀，而不受任何懲罰。这里举出几个事例：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天下午，伪衡阳航空站的五个美国飞行員，在酒館里喝得醉熏熏后，准备过江到市区去玩。他們坐在人力車上，无故痛打人力車工人。其中有一个家伙，还把槍拖出来行凶。人力車工人正在飞跑避开，忽然"叭！"的一声，这家伙开槍把

路旁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打死了。女孩的家长怀着满腔的悲愤，向当地国民党反动政府控告美国凶手的罪行。然而，伪政府竟拒不受理，說什么人力車工人不該跑，打死了人不能怪“盟友”。一九四五年春季的一天，祁阳挂榜山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正拄着拐杖在路上走，几个美国軍官騎馬跑来，故意把她踩死了。一九四七年十月，侵占在岳阳的一个美国兵喊叫失掉了东西，毫无根据地怪一个小孩偷了，把这个小孩毒打一頓，最后丢入洞庭湖中。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发生在浏阳。一九四六年，在浏阳大油鋪地方，一群美国兵发現了几个瞎子和疯子，說什么瞎子和疯子只吃得飯做不得事，不如烧死算了，于是就把他們綁在树上，淋上汽油，点燃火烧。美国兵这种残暴行为，几个瞎子事先是沒有料到的。当淋上汽油的时候，有个瞎子还大声喊道：“老总，不要淋水呀！”美国兵一边笑，一边烧，竟活活地烧死了七个瞎子和三个疯子。那时，美帝国主义随时可以把死亡的灾难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就是在欢乐之中，也难保不受这种灾难。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安江人民滿怀喜悦的心情开会庆祝抗日胜利，然而，打着“盟国”旗号的美国兵，竟疯狂地向到会群众开槍，当場打死五人，打伤很多人。

美国兵在旧中国的杀人暴行是說不完的，至于打人駡人的横蛮行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在辰谿，有个美国兵騎着脚踏車，把一个工人撞倒了，那工人爬起来还沒有說半句話，美国兵反而气势汹汹地踢了他两脚，怪他沒有讓路。在靖县，有一天，两个挑着担子的农民正在街上走，迎面碰到一个美国

兵。美国兵假装走不动了，一定要其中一个叫李玉朴的农民背他走。李玉朴早就听說美国兵残暴，国民党反动派又卖国求荣，他怕惹出事来，只得放下担子去背。从小街一直背到大街，足足背了五里路。他实在背不起了，便放下来歇一歇。这时，美国兵对准李玉朴脑袋就是几拳，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揚长而去。另一个农民赶来把李玉朴送到家里，还沒有到屋，李玉朴就吐血了。

美国兽兵还經常肆意放火烧毁民房，給人民的生命財产带来很大損失。洞口的大烧杀，就是突出的一个例子。一九四五年春天，日本鬼子发动“湘桂攻势”，有一股日軍在三月間开始向洞口进犯。当时，洞口是由一千多个美国兵和国民党軍队“防守”的。可是，这些平时一見到中国人民就张牙舞爪的家伙，到了要打仗的时候，还沒有听到炮声，就吓得屁滾尿流，四处逃命。临逃的时候，这些美国强盜放火烧了民房，还用飞机投弹，把洞口新街、老街及塘古楼一带連续十几里长的地方炸烧得精光。当地人民生命財产的損失，已經无法統計。当时洞口人民又痛恨，又伤心，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不許他們吭一声。誰表示憤怒，国民党反动派对他就以“破坏中美邦交”論罪！

車船闖禍

那时，在湖南几个大城市和一些通公路的县城里，美国吉普車和卡車横行无忌，經常撞伤人和压死人。长沙和衡阳，是美国汽車肇禍最多的城市，有时一天竟連续发生好几起車禍。一九四二年春天，美軍大卡車一輛，在衡阳泰梓碼头横冲直

闖，当場压死討飯的一家四口人(夫、妻、嫂、子)，剩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和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儿，情景十分悲惨。一九四八年秋天，两个美国兵坐着吉普車，在长沙北門口急馳而过，把一个拖板車的工人撞伤，把車上的家具毁尽。在靖县县城里，两部美軍卡車就一連撞翻十四个摊販和几間木屋，还撞伤两个人。一九四五年的一天，几个美国兵駕着一輛水陆两用汽車在洞口河里乱冲，又从河里开上来，加足馬力，往田里开，輾坏了許多庄稼，压死了一个砍柴的老人、两个看牛的小孩和两头黃牛。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对美国提出抗議，追懲凶手，反而当老人的妻子到伪警察所哭訴的时候，叫伪警察把这老婆婆毒打一頓，說她"破坏邦交，冒瀆盟軍"。残暴的美国强盗，甚至想方設法压死中国人民，以滿足他們"杀人取乐"的兽慾。一九四四年五月，在衡阳中山南路，两个美国兵在吉普車上向一群小孩丢碎餅干。这群天眞的孩子以为美国兵眞要給他們餅干吃，就跑了过去。这时，美国兵把吉普車一开，当場就压死一个小孩，还把好几个小孩压伤了。美国兵乐得哈哈大笑而去，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見了絲毫不加干涉。

美軍的飞机和輪船也經常制造人命案子。怀化县原三合乡农民譚德有，曾經先后看見十三个农民，在芷江飞机場被突然升降的美国飞机軋死。一九四七年的一个秋天，一艘美国大輪船正在湘江中行駛，忽然刮起了暴风，美国輪船便不顧一切地向长沙碼头急速靠攏，把停泊在江边上的几十只民船和漁船掀翻，船上装的所有物資都翻在江里，許多妇女和小孩都被溺死。一时，哭叫声、救命声响遍湘江两岸。可是，肇禍的美国

兵却拥在甲板上看"热鬧"，有的还大笑了起来。

詐騙搶劫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你莫动！"这是强盗邏輯。美国强盗就是这种邏輯的忠实信徒。他們在中国的土地上，既杀人放火，又詐騙搶劫，既当强盗，又当騙子，什么花样都耍尽了。

美国侵略軍来到中国以后，蔣介石反动派一直把他們当作祖宗侍奉。他們袋子里装滿了中国人民的血汗錢，但仍然貪得无厌，能騙就騙，能搶就搶，不断吮吸中国人民的膏血。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溆浦湘西旅館闖进了八个美国兵和一个狗腿子，大吃大喝了一頓，計需伪币十多万元。他們吃完，把嘴巴一抹，分文不給就走了。旅館的人問他們要錢，反遭了一頓毒打。最后，他們还把寄居在店里的一个幼女搶走。当这个女孩被人发現的时候，早已經被强盗們害死了。另一件事发生在溆浦底庄。一天，美国流氓們說着生硬的中国話，把一个乡下老太婆的鸡蛋騙过来，給了她一张花花綠綠的商标紙，欺騙她說："这是頂好的美国票子！"老婆婆不認得字，拿了这张商标紙到城里去兑换，結果半文不值。她气得蹬脚喊天，才知道上了美国兵的当！

搶，更是美国强盗的拿手戏。他們經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成群結伙地搶劫仓庫、銀行、錢庄和城乡人民的食物以及其他財物。在衡阳，有三个美国兵闖入一家南貨店，大搶罐头和糖果之类的食物，并且把这个商店搗毁。在长沙，有几个美国兵拦路搶劫一个过路妇女的財物，搶走十一块銀洋和其他一些

零星东西。在新化，四个美国兵牵走了农民楊尊枝家里的一头水牛。楊尊枝的父亲拖住水牛不放，就被美国兵一脚踢倒在水田里，还挨了一顿毒打。在芷江，美国鬼子經常拿槍出去打农民的羊和鴨，打死了就拖走。老百姓园里的大蒜、蘿卜，也常被他們搶走。

强奸妇女

美軍汚辱和强奸我国妇女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这群野兽足迹所到的每个角落里，都留下了可耻的痕迹。当时，眞不知有多少个家庭慘遭破坏，落得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个妇女苦受汚辱，失掉了青春和生命！美軍强奸事件，当时全国突出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北平沈崇事件，和一九四八年八月八日的汉口景明大楼集体强奸事件。这两个案件，都激起了全国人民普遍强烈的憤怒。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認賊作父，姑息养奸，成千累万的严重强奸事件，都被他們无声无息地掩盖过去了。在湖南，美軍汚辱妇女的罪行就是触目惊心的。这里也只举出几个事例。

一九四四年春季的一天，在衡阳江东岸的苗圃，一輛美軍吉普車迎面駛来，忽然煞住，几个美国人跳下車来，把一个过路的妇女拖上車开走了。当天，她被美軍带到三敎地方（招待美軍的一个魔窟）輪奸了，四天以后才被放回来。后来，人們才知道她是伪粤汉鉄路局的一个职員。她回来以后，悲憤得屡次想自杀，但都被职工們发觉劝止了。不久，她辞职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九四七年正月初四，在洞口街上，一对新婚夫妇回門。

忽然，后面有一部美国卡車开来了。卡車上面的八个美国野兽，一見新娘子长得漂亮，就馬上跳下車来，“砰！”的一槍，把新郎打死，拖着女的就跑。新娘的嬸娘发現了，死命地追赶，結果在三十里外的一个山坳里，发現新娘子赤裸裸地躺在地上死了。这一对新婚夫妇，就是这样双双惨死在美軍的魔爪下。一九四三年，美軍在芷江設了一个“俱乐部”，雇了三十多个“女招待”。这些“女招待”，无不遭受美国野兽們的汚辱。当时有一个女学生也被騙了去，她的未婚夫赶紧写信要她出来。但是，她一进了魔窟，再也无法出来了。美国野兽强奸了她，并且死死纏住不放。她羞憤万分，給未婚夫写了一封訣別信。信中写道：“我沒有脸再見你了……你要替我报仇！”不久，她終于自杀了。

这帮灭絕人性的美国野兽，不仅对成年妇女大肆汚辱，而且对未成年的少女和女孩，也进行摧残和迫害。一九四四年，伪正义軍的两个美国教官在湘乡西乡的一个山头上，发现一个打柴的女孩子，当即把她按倒，輪奸致死。一九四五年，南岳有个未成年的幼女，被“中美特訓班”的一个美国兵强奸了。她刚逃脫魔掌，但很快又被当地的伪警察抓回送去，最后被一群美国兵輪奸死了。同年，有一天，新化梅城鎮小学学生黎貴容放学回家，在路上碰到了两个美国兵，也被輪奸而死。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安化烟溪一家飯鋪里，六个美国兵捉住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强奸。女孩的父母亲跑上去搶救，父亲被打死，母亲被打成残废，女孩最后也倒在血泊中。洞口新街平元小学一个姓萧的女学生，一九四五年还只有十四岁，是一个聪明活泼的

孩子。有天下午，她媽媽到外面有事去了，家里突然闖进来六个酒气熏熏的美国兵，把这个小女孩輪奸了。她媽媽回来一看，小女孩已經遍身血泪，只剩下了一口气。

以上所列举的事例，只不过是美軍在湖南千万件暴行中的寥寥几件。然而，就凭这部分事例，也足以說明：美国侵略者是世界上最残暴最凶恶的敌人，它同德、意、日法西斯相比，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血海深仇，我們永远也不能忘記！

天上飞来的瘟神

——記美軍在溆浦桥江机場的罪行

溆浦桥江飞机場同芷江飞机場一样，都是美帝国主义为了帮助蔣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强迫劳动人民修建起来的，給湘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桥江机場是一九三九年动工的，前后修过三次，一九四五年修成。在修建当中，美国接二連三地派来軍事人員指揮，而以一九四五年春天来得最多，一次就来了三百多人。这些从天上飞来的强盗，就象瘟神一样，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遭殃。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桥江人民仍然不能忘記美軍犯下的滔天罪行。

摧毁家园

桥江是溆浦山区一个肥沃的平原，方圓数十里都种上了庄稼。美蔣軍队的鉄蹄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田里正长着春收作物。农民辛辛苦苦洒下的汗水，眼看就要收成了。但是，美国强盗用黑笔在桥江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以后，这一切都化为烏有了。

在美国强盗的指揮下，国民党反动派軍队和伪乡保长一

齐出动，强迫当地人民废田、拆屋、搬家。人民稍有反抗，即遭毒打。許多劳动人民，只落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貧苦农民向志仁，祖传田产五亩，全被美蔣霸占。他无处安身，流落外乡討米达六年之久，由于貧病交迫，瘦得一身皮包骨头，险些死在外面。直到解放，他才重見天日。长茅村的邓紹潤，房子三次被拆毁，后来在山上搭个草棚，住了六年，一直住到解放的时候。还有十七戶人家，被迫流落在外，家人逃散，絕大部分音訊杳无。而当地的那些地头蛇——大官僚、地主和伪乡保长，却趁此机会，混水摸魚，依仗美国强盗的威势，向劳动人民敲榨勒索，发了横财，过着更加荒淫无耻的生活。

当时，有少数农民的房屋幸存了下来，但是他們的遭遇，并不比那些流离失所的农民好。他們經常受到美国强盗和国民党反动派軍队的直接迫害。长茅村农民张远长的妻子田雨珍，那时正怀孕在身。一天，一个国民党反动軍官，带着美国軍官的指令，跑到她家里强借东西。她家里沒有，那狗官大发雷霆，对着田雨珍的肚子就是几脚。雨珍立刻暈倒在地，一对快要生的双胞胎，被踢了出来，双双死在血泊之中。雨珍苏醒过来，悲憤万分。她費尽气力，勉强支起身子，抱着死婴，要去告状，刚走一两步，又暈倒过去了……

虐杀民工

遭殃的何止桥江一地的人民！修飞机場的工人，最多的时候，达到十二三万。这些人，都是从湘西各县及湘中一带地方抽来的，沒有一个工錢。白天，他們被迫服十二个小时的苦役，

晚上，还被迫加班。他們吃的是两顿半飽的盐水飯，住的是屋檐、破庙。甚至在大树下、公路上，也象摆咸魚一样，到处躺满了疲倦的人。当时正是热天，白天太阳一晒，晚上蚊子一咬，許多人都病倒了。他們病了，美蔣反动派不但不給以医药治疗，反而照样强迫他們出工。有一个民工得了重病，几天沒有吃一点东西，一直睡在地上起不来。几个阶級弟兄从伙食中节省了一点錢，給他买药治病。但是，一个姓饒的伪乡长，仍然逼他出工。他又病又气，不久就断了气。美国工头們还专門挑选一些骨瘦如柴的民工去拉輥子。輥子非常笨重，民工們使尽气力才能拉动几下。有时輥子压来，有些民工就被压成肉餅，鲜血濺满一地。

工地上卫生条件十分恶劣，霍乱和痢疾迅速流行，热天，每一个月总要死五六十个人。机場后面有个后山村，三十多戶人家，便死了三十五人，一个八口之家，一天就死了四口。在沙湾村的一棵大树下，一夜就有三十多人患流行病而死亡。那种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眞是使人目不忍覩！人死了以后，美国监工們連籍貫、姓名都不讓查一查，就威迫民工們把尸首埋掉。民工們的白骨，就是这样做了机場的基石。

除了大量的民工累死、病死以外，还有一些民工被美軍飞机撞死和被汽車压死。有一回，民工們正在劳动，一架美軍飞机突然从空着地，把一个民工压成了肉泥。又一次，美軍开着吉普車，故意压死了一个十几岁的童工。周围的民工都流出了悲憤的眼泪，个个握紧拳头，有的拿起鋤头，要去找美国凶手算賬。这些美国强盗，却哈哈大笑，开着車子揚长而去。

糟踏妇女

美国强盗住的地方，是飞机場旁边的坐荷壠。这里原来住着几戶农民，美国强盗把他們赶走以后，就修建了小洋房、医院、澡堂、电影院和跳舞厅。对于桥江人民来說，这地方真是魔窟和地獄。强盗們在这里酗酒，賭博，糟踏良家妇女。一切荒淫无耻的罪恶勾当，他們都在这里干出来了。

美国野兽們为了发泄自己的兽慾，他們白天围着村庄轉，开着吉普車出去兜风。看到有长得漂亮一点的妇女，他們就搶回去輪姦，或者拖到山里去强姦。桥江是附近几县一个有名的大墟場，在赶場的时候，經常有几千个男女老幼云集到这里。有一天赶場，几个美国强盗闖来了。他們口里哼着流氓小調，贼眼打量着每一个过路的妇女。突然之間，有个美国强盗发現了一个年輕妇女，长得眉清目秀，就連忙怪叫起来："頂好！頂好！"其他几个强盗聞声赶来，不管三七二十一，象老鷹抓小鸡一样，挾起那个年輕妇女就走。周围一些赶場的群众見了，都憤怒得連声喊打。美国强盗一边用槍驅散人群，一边把那个妇女挾进了天主堂里。他們就在挂着"耶穌受难"的十字架下，把她輪姦致死。第二天，美国野兽們把她的尸体抛到了荒郊。后来，人們才发現受害者是車水江一个姓馬的良家妇女，她家里还有幼小的孩子正待哺养。还有一个姓田的姑娘，一天，正在塘边洗衣服，被美国兵发現了。美国兵象餓狼一样地扑了过来。这个姑娘拚命地逃跑掉了。她一直躲到晚边，以为沒有事了，才回家来。誰知进屋还沒有落坐，大門就"砰！砰！砰！"地响起来了。大門被大皮靴踢烂了，闖进来六个美国强盗，把这个姑娘搶了去。第二天，家里人四处寻找，才在一个山坡下找到了她。她滿身都是泥巴和血迹，只剩下了一口气。原来，美国兵把她拖到山上輪姦以后，就丢到山坡下了。

被美国野兽奸汚和毒害的中国妇女，是无法統計的。单在桥江一地，受到美軍侮辱、强姦和因此被断送性命的妇女，就不下一百人。

残害儿童

在坐荷壠，美軍还建立了一套軍事設施。什么发射台、了望台、炮台、碉堡之类，样样都有。駐地四周都布有几道崗哨，专門监視机場的民工和附近的群众。不管白天晚上，如果有人走近美軍駐地，就有被捕捉甚至遭到槍杀的危险。有个名叫周本模的孩子，当时在美軍医院附近放牛，被一个美国兵用大石头毒打，险些被打死了。有一次，有几个学生到飞机場玩，无意走到美軍弹药庫的警戒綫，美国恶魔們竟把学生們連踢带打地赶了出来。有一个学生当場受了重伤。

美国兵还經常开着吉普車出去"巡邏"，干着骯髒的勾当。他們每次出去，总要打伤或者打死几个人。一个夏天的黃昏，一群孩子正在隔机場八里路的大潭的河里洗澡，一輛美国吉普車开来了。孩子們見車上坐着几个戴歪帽子的美国兵，都表示痛恨。美国佬立刻刹住車，气势汹汹地跑到河边去抓人。其他的孩子吓的跑了，有一个名叫舒霍光的孩子沒有跑脫。美国兵便把他倒提起来，往水里淹。淹一会儿，又提起来看一看，看

見他还沒有死，又淹，一直到淹死了为止。美国强盗把他淹死以后，就往河里一丢，开起車子走了。事后，舒霍光的父母去伪县政府告状，要求惩办美国凶手，得到的答复却是：此事有碍中美邦交，本县拒不受理。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在湖南，欠下了累累的血債。血債必須用血来还！

湘西人民血泪仇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以后，在湘西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叶茂弟、翁明德、韦中庸和明寬惠等，为了配合蔣匪对中国人民的血腥鎮压，在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二年，連续制造了芷江血案、花桥血案和火烧芷江沿河街慘案，在美帝国主义侵华罪恶史上，又写下了血迹斑斑的一頁。

芷江血案

一九二七年初，大革命的号角响遍了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这年四月，湘西芷江县的劳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也成立了农民协会，举行大規模的提灯游行。美帝国主义分子叶茂弟、翁明德等事先探到了这个消息，便与当地反革命駐軍合謀，准备对农民革命爱国运动进行血腥的鎮压。他們以大批金錢买通伪师长犹国才，在芷江各街口布置崗哨，戒备森严，阻止农民进城提灯游行。然而，革命的游行队伍是势不可挡的，他們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了敌人的阻挡，继续向城中前进。而且，沿途爱国群众紛紛参加，队伍越来越大。"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天主堂美籍神父偷运女童去美！""救出童男女！"等口号，响彻云霄。革命气氛，弥漫了整个山城。正当游

行队伍进入芷江南門的时候，布置在街头巷尾的匪軍，便用刺刀猛向游行群众乱刺，并且开槍扫射。被匪軍槍杀和刺伤的游行群众，竟达一百多人。后来，敌人又在西門外和北門外，以同样野蛮的血腥手段，屠杀了大批的游行群众。被杀害的农民运动骨干有十余人。惨案发生以后，匪軍兽性大发，連日焚烧民房，强姦妇女，搶劫財物，乱捕乱杀，死难者不計其数。芷江頓时成了人間地獄，整个湘西也呈現一片恐怖景象。

花桥血案

继芷江血案以后，美帝国主义分子又制造了花桥血案。

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席溥仁、高惠、賀鐸三人，奉行美帝国主义分子韦中庸的命令，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去芷江、黔阳一带进行罪恶活动。二十一日，他們来到怀化县的花桥地方，遇到陈子明匪部的十二个叛兵。这十二个叛兵，在芷江的时候，亲身受过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迫害，有的人还被美籍"传教士"叶茂弟毆打过，被美国佬的洋狗咬伤过。他們平日也听到过群众反映"洋人"們怎样在芷江奸淫烧杀，残害和欺侮中国人民。这天，他們和席溥仁等美帝国主义分子狹路相逢，民族仇、阶級恨激起了他們无比的憤怒。于是，他們把席溥仁等三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押到大山鋪地方槍决了。美帝国主义分子韦中庸知道了这件事，一面电告上海美国領事館，向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蔣匪介石提出"严重交涉"，一面电嘱伪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緝凶"。何匪当即命令駐洪江国民党匪軍师长陈汉章星夜派兵一連，前往花桥，会同当地地主

武装捉拿"凶手"。四月二十四日，匪軍包围花桥，在周围七十里以內肆意搜捕，杀害无辜老百姓达三十四人。其中十多戶，从刚生下来的婴儿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尽遭杀戮。匪軍們还在柳树湾河边，把被残杀者的头顱"示众"。有些农民，被逼得拖儿带女，外出逃亡，达数年之久。

这些狗肺狼心的美国强盗，屠杀了花桥人民还不满足，还叫喊什么"眞凶未获"，要继续屠杀中国老百姓。美帝国主义分子韦中庸、武平輿和欧克瀾等，召集了"紧急会議"，威胁伪县政府把"不滿教区"的人以及所謂"有嫌疑者"一律杀掉，并且再次通过上海美国領事館向蔣匪介石提出"严重抗議"，要挾"如期破案"。蔣介石这条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也就馬上下令痛斥何鍵"緝凶不力"。結果，由何匪以伪湖南省政府名义向沅陵教区美帝国主义分子"賠礼""道歉"，并且"賠償"美金三万元了事(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

火烧芷江沿河街惨案

一九三〇年，国民党匪軍內部发生了狗咬狗的事情，伪师长陈汉章，被何鍵匪部李国鈞刺杀了。陈汉章的侄儿陈渥率領陈汉章旧部，同李国鈞展开一場混战，打了好几年。一九三二年五月，何鍵調兵到芷江围攻陈渥。美帝国主义分子明寬惠、包格非等为了平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們的斗争，一致反共反人民，在陈渥被围期間，参与了陈渥的"軍事会議"，接着，又两次出城充当軍事和談"代表"，"代表"陈渥与何鍵匪部談判。和談不成，何鍵匪部围攻更急。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为了保存

陈渥这条走狗，竟采用火烧民房的手段协助陈渥突围。他們供給陈匪六桶煤油和引火物等，用天主堂的救火机把煤油噴到城外的民房上，放火焚烧民房。从南門外吉祥街桥头口沿河街到鲁班庙一带，頓时烟火弥天，数百栋民房頃刻化为灰烬，許多无辜百姓葬身火窟，灾民四处奔走呼号，哭声震天。在人民家破人亡之中，陈渥突围逃走了。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血海深仇，我們永远也不会忘記！美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用血还！

魔爪伸进錫矿山

湖南的銻矿很著名。銻的用途很广，是国防工业和普通工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美帝国主义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别国人民的財富，早就把魔爪伸到了湖南錫矿山。矿工們辛勤采炼出来的純銻，大批大批地落到美国强盗的手里。

“双管齐下”的掠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爭購銻品制造軍火，英国、日本、比利时、德国、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国家，一齐插手侵入湖南錫矿山，疯狂地掠夺資源。仅在一九一五年，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就从这里掠得暴利三十五万九千多两紋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六年之內，攫取的暴利达四千零二十九万六千块美元。美帝国主义早就对湖南銻矿垂涎三尺，这时看到别人发了横財，分外眼紅，立即派帝国主义分子丁格兰，在一九一五年到錫矿山进行勘察，想一手垄断銻矿的开采权。丁格兰在勘察报告中写道：“錫矿山銻矿，乃中国极可宝貴之天然資源，无論矿质与量，在世界上亦属第一位。……今欲校正过去之錯誤，对此宝藏可获美满之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过去美帝国主义沒有“看中”这个矿山，讓别人牟取了暴利，这

是一个“錯誤”，今后必須“校正过去之錯誤”，迎头赶上，加紧掠夺，以便独霸錫矿山，获得“美满之利益”。从此以后，美国垄断資本家便插手錫矿山，通过各种手段，把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势力，逐步排挤走了。

野心勃勃的美国垄断資本集团，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掠夺手段：一方面，正如上面所談到的，它派人打入錫矿山，独霸銻矿的开采权，进行掠夺；另一方面，它通过国际市場的竞争，来掠夺湖南的純銻。旧中国工业落后，錫矿山和其他矿山生产出来的純銻，几乎全部銷售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湖南純銻出口量，平均每年达三四万吨，大部分被美国垄断資本集团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搶購走了。美帝国主义所使用的手段之一，是从操縱价格入手，逐步控制世界純銻的庫存量，进行市場竞争。它首先在較大而集中的国际市場，例如英国的倫敦和德国的汉堡等地，用逐步提高价格的办法購进純銻，造成“供不应求”的市場虛势，把大批的純銻吸引到这些市場上来；等到大批純銻集中运到国际市場的时候，美国垄断資本集团不但不收購，反而貶价向市場抛售純銻，使市場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逼得运来純銻的資本家不得不压价抛售純銻，这时，美国垄断資本家就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把大批的純銻購走。湖南一些資本家开始把純銻运往国际市場的时候，每吨純銻的价格高达一千多块銀元；后来由于美国操縱市場，每吨純銻的价格就猛跌到了八九十块銀元了。結果，美国垄断資本家牟取了暴利，而一些出口純銻的中国資本家却被害得破产，广大矿工更是被害得走上了失业貧困的悲惨道路。

“美援”——掠夺

抗日战爭胜利以后，蔣介石进一步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官僚資本主义，垄断了中国的經济命脉。它們对湖南錫矿山的掠夺，更是肆无忌憚了。当时，伪資源委員会第二特种矿产管理处，提出了一个开发錫矿山的規划。他們搜集了錫矿山的資料，双手奉献給美帝国主义，希望美国投資六百万美元，分三年开发錫矿山（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并且妄想在三年以后年产量达到一万二千吨純銻。美帝国主义认为这是进一步掠夺的大好时机，便披着“美援”的羊皮，于一九四六年派了杜貝尔、鮑曼、何克德三个“专家”，組成“美援顧問团”，到了錫矿山。这些美国“专家”到达錫矿山的时候，正是錫矿山的衰落时期。由于美蔣匪帮的掠夺和破坏，当时，銻矿的开采几乎陷于停頓状态，矿洞被水淹漬，矿工大批失业。这些美国“专家”都是掠夺别国人民財富的老手，他們看到这般蕭条景象，虽然明明知道大有油水可得，但是也要故意“卡”一下，表示“不肯投資”。經过伪資源委員会的再三要求，并且拼凑了一些破烂設备，在飞水岩矿区排除了一些漬水，答应以中国的粤汉鉄路向美国作抵押，美帝国主义才答应投資一百万美元“开发”錫矿山。而且，这种投資，是規定用物資偿付的，其中一部分是变了质的奶粉、蛋粉和牛奶，一部分是路矿器材，例如风钻、鋼絲绳和卷揚机等。这些器材，都陈旧不堪，价格却很昂貴，比国际市場的高出百分之二十以上。而錫矿山出产的銻品，只能卖給美国。还規定了許多苛刻的不平等条件，例如：

"对美偿债的錦品成色，含錦最低要百分之九十九，含砒最高只能在百分之零点二，倘若含砒量超过百分之零点二，美方有权单行提出罚价办法，中国必須同意办理。"伪資源委員会是由蔣、宋、孔、陈四大家族掌握的，对美帝国主义只有唯命是听。美国名义上答应"援助"一百万美元，其实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湖南的錦宝却潮水般地涌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手里。

所謂美国"专家"

美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掠夺，便派人直接到錫矿山来。钻机由美国高价售出，"技术人員"由美国派出。那末，他們的"技术人員"到底是什么样的貨色呢？美国的所謂"钻探专家"戴維斯，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先后四次到过錫矿山，每次住上十多天。这个大腹便便的美国人，本来是美国"长年公司"修理钻机的暴发戶。当他来中国的时候，早已經成了这个公司的經理。他来到中国，虽然被捧为不可一世的"钻探专家"，但是实际上什么技术都不懂。座落在第二号钻机上的钻杆，钻头掉到钻眼里去了，取不出来，他"想了几天"，一点門路也沒有找到。一些技术人員暗地譏笑他，他不高兴地說："我从来沒有見过这样坚硬的岩石！"后来，还是一个打钻出身的中国技术員解决了这个問題。人們不禁要問：美帝国主义派来这样的蠢才究竟是为了什么？原来，是为了推銷他們的机器，便于他們发財。就是在美国"专家"这样的"援助"下，伪工程处拟定的在三年內打钻眼二十四个以摸清全山錦矿儲量的計划落空了。結果，用了两年的时間，仅仅打了两个不上百米的钻眼。

强盗竟享受了"貴宾之礼"

美国强盗为了掠夺中国人民的財富，在中国培植了国民党反动派这条走狗。而国民党反动派也就效忠于它的美国主子，以"貴宾之礼"接待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一九四六年，三人"美援顧問团"来到了錫矿山，时間虽然只有三天，却惊动了全山。伪錫矿山工程处为了表示殷勤倍至，事前专門开了三天会研究欢迎招待問題。他們通令矿山工人挂彩旗，扎牌楼，放鞭炮，欢迎美国"朋友"。当天，工人們被迫到七里江附近夹道"欢迎"，只見十多頂大轎子，前呼后拥而来。前面三頂轎子里坐的，是三个神气十足的美国强盗。

美国强盗来到錫矿山以后，大肆行宴作乐，作威作福。伪工程处特地从长沙請来高級厨师办酒席供奉他們，連开水也是从长沙用特制热水瓶运来的。据說，沿途和矿山的水不洁淨，怕美国"朋友"喝了生病！三天的招待費，就花了十多吨錦的代价。

吃飽了，玩够了，美国强盗便上山勘察，下井測量，化驗矿石，分析資料，进行无所不包的調查活动。回到长沙以后，他們写了一份长达一百多頁的书面材料，其中包括錫矿山錦矿的儲藏量、年产量、职工人数、机器設备情況以及开发的途径等等項目。材料写出以后，他們用打字机打好，带到美国去了。他們要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出进一步掠夺中国財富的办法。

当然，美国强盗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一九四八年底，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盘踞在錫矿山的美国强盗戴維斯等，夹着尾巴逃跑了。

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的形形色色

在卖国贼蒋介石統治时期，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走狗——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大肆掠夺中国的主权，进行侵略活动。邵阳的“乡村工业示范处”，就是美国强盗在伪行政院的掩护协助下，用来搞侵略阴謀和間諜活动的一个組織。

当日本法西斯强盗被中国人民打垮以后，一九四七年，美帝国主义披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画皮，叫喊什么“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发展工业”，派来了大批的“工程师”和“专家”，在邵阳开办了“乡村工业示范处”。首先，他們办的是硫酸厂。美国“工程师”克洛姆照着书本上的图样設計，一面修起“燃磺炉”、“鉛室”和“酸塔”等一套制硫酸的設备，一面大吹大擂地說，第二年(一九四八)一月到三月就可制出硫酸。不知道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結果到期不但做不出硫酸，連炉子都烧不燃。他們为了欺騙中国人民，就暗地派人到衡阳永利化工厂买来一些硫酸，倒进酸塔，說是他們自己制出来的。他們还恬不知耻地拍了一些照片，寄到上海和美国，大肆吹嘘“美国帮中国建設了硫酸厂”。后来，还是我国职工自己动手，把装置改良了，才制出了硫酸。可是，这些硫酸的效力只有百分之四十，

要买别厂的硫酸掺在里面才能用。

硫酸厂沒办好，水泥厂又怎么样？磨球机用汽油鼓代替，軸承上沒有儲油装置，机油放进去馬上又流了出来……。結果，对不住，水泥也是制不出来。美国“专家”們只好又拿出他們的看家本領，偷偷地从上海买来几桶水泥，做一个水池，拍几张照片，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展出他們的“成績”。

冒称“卫生专家”的美国人史通，是这个“乡村工业示范处”肥料厂的“設計工程师”。他首先設計在城內邵府街建設三个大粪池，通过伪公安局，强制全市学校、机关和住戶把大粪卖給他們。城郊一些农民滿怀希望，以为他們会制出好肥料来，誰知他們制出的肥料不但肥不了田，反而把好好的禾苗烂死了。

美国“工程师”威士特負責建立自来水装置。一九四八年六月間，他招来了一百多工人，在邵阳市上墙河里打滤清池。两部钻孔机和两部抽水机每天要烧二十多加侖汽油，日夜不停地一共打了三个多月，可是，池里的水还是沒有抽干，池也沒有修好，自来水更是不用說了！白白地糟踏了中国人民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其他如織布厂，便是从平江、浏阳买来的木机，碾米厂、榨油厂更是設备簡陋，胡鬧一气。当时，有些中国技术人員就惊奇而又气憤地說：“美国人帮我們办工厂，原来如此！”

其实，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这些所謂美国“工程师”，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工程师，而是一些退伍軍官和兵痞。他們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眞正地为了帮助中国发展工业，而是接受美帝

国主义的派遣，深入中国内地，搜集情报，供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用。所謂“工程师”、“专家”、“帮助中国人民发展工业”，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一九四七年，“乡村工业示范处”一开办，他們就从邵阳派出了一些人，分别到山丹（甘肃）、昆明、曲江（今广东的韶关）三地，沿途“調查”风土、人情、物产。一九四八年，又派了三个“工作队”到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去进行“調查研究”工作。根据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要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伪建設厅“协助調查”的项目来看，他們“調查”的重点是：(1)我国經济地理概势；(2)民間工业的一般情况；(3)特殊資源的产銷状况；(4)各种动力来源及机械設备……。因此，难怪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当把“示范处”的各厂名目竖立起来以后，就不去管它了，而是花了很多的錢組成了湖北、江西、广东三个“工作队”，到各省去“調查”——搜集情报。去湖北的“工作队”，“調查”了湖北省的七十一个县，把各地工农业产品，如皮棉、桐油、茶油、苧麻、生漆、五棓子、猪鬃、生鉄、皮革、生絲、石膏、石盐、煤……都做了詳細的“調查”，还繪制了一些当地的地图。广东队和江西队则把广东的糖、江西的造紙业等都“調查”得清清楚楚。除此以外，湖北队还“調查”了武昌洪山血清厂的設备、制造方法及其功效和銷路。美帝国主义分子华尔康还到过錫矿山拍照片。美帝国主义分子梭罗門还印制过邵阳和新化两县的地图，用飞机在邵阳上空拍过照片。所有这些搜集到的情报，装满了几大口箱子，在解放前夕，由美帝国主义分子史德配乘飞机带回美国去了，供美帝国主义做侵略我国計划的根

据。

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的美国“工程师”和“专家”們，除了陆续組織“工作队”到各省进行“調查”以外，还十分“看重”新化某家造紙厂。每到星期天，他們便上新化去了，口里說是“看造紙厂”，实际上大部时間是在錫矿山里。他們在錫矿山里肆意拍照片，多方面盗窃情报。这还不算，他們就是在新化县城里，乘着汽車拐一个弯，也要拍上一张照片。

一个曾經在“乡村工业示范处”工作过的中国打字員証实說：“这些美国佬不但是来中国‘調查’經济情况的，他們还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情报組織。他們直接和华盛顿联系，每次寄到华盛顿的密报，都是史德配夫妇自己打的，常常打到半夜三更不睡觉。”另一个曾經在那里电台工作过的中国人員也說：“他們和汉口美国‘新聞处’、广州美国‘新聞处’都能直接通报。这不是情报机关是什么！”

这就是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的眞面目，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借“善后救济”的名义，在中国所犯下的千千万万罪行的一部分。

江 流 旧 恨

湖南有輪船的历史很早了。从一八九九年岳州（岳阳过去称岳州）开埠到現在，已經有了六十六个年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整整度过了半个世紀。时間已經过去了，然而，美帝国主义在那五十年里，在湖南一湖四水上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我們永远也不会忘記。

美帝国主义首先打开了湖南的大門

老一輩的人，都喊輪船做“洋船”。这个名詞，包含着多少中国人民的血泪呀！

“洋船”，是怎样闖入湖南內河的呢？

大家知道，港口是航运的基地，是客貨流轉的集散地，沒有港口便沒有航运，要掌握內河航运就必須首先取得对港口的控制权。帝国主义的輪船所以能够长驅直入湖南內河，就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分子馬士，首先打开了湖南的大門——岳州港，牢牢地控制了岳州的海关。

馬士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便到了中国。由于他学会了一套掠夺本領，懂得航运和商务，又会說中国話，所以他成了旧中国总税务司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的主要助手。清朝光

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九月間，馬士奉美、英帝国主义的指示，专程到长沙与湖南巡撫俞廉三等会談，吹噓其所謂“通商开埠，国际合作”的“好处”，要挾清朝政府把岳州开为他們的通商口岸。腐敗无能的清朝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令是从，俞廉三等当即根据馬士的意見，在这年九月十八日頒布了出卖湖南內河港口主权的章程，把岳州港交給美英帝国主义掌握，并且拨庫銀四万两在城陵磯建筑海关。

海关建成以后，馬士派了英帝国主义分子夏立士主持岳州海关税务司，派了另一名英帝国主义分子柯富尔主持海关商务署，还派了他自己的亲信詹姆逊主持海关理船厅，把进出口貨物、旅客行李、运輸工具、邮递物品的监督管理和税收，完全操纵在手里。从此，湖南的大門——“北通巫峽，南极瀟湘”的岳州港，便成了帝国主义侵略湖南的一个基地。湖南的內河航运，开始了一个苦难的历程。

帝国主义是得寸进尺的，他們打开了大門就是要升堂入室。一九〇四年，长沙又开为了商埠，接着湘潭、常德又相继辟为帝国主义輪船的寄港地。于是，美国的美孚洋行、美德洋行、德士古洋行，英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亚細亚洋行，日本的大阪洋行、三井洋行、日清公司等等，就在这些港口修碼头、建仓庫、設堆栈；挂着星条旗、米字旗、膏药旗的洋船，就象湖鴨子一样涌进了湘、資、沅、澧四条內河和洞庭湖。一湖四水成了他們揷在湖南土地上的吸血管。这些帝国主义的洋行，表面上說是为了“中外友善”、“帮助华人开辟利源，振兴实业，发展交通，刷新商务”，实际上却是：以“东瀛圣药”、“香味烟草”的

名义，把大量的鸦片运进来，从肉体上、精神上毒害中国人民；以"泰西机械"、"远洋仪器"的名义，把大量的軍火軍械运进来，帮助投靠他們的封建統治集团奴役和鎮压中国人民；把湖南的大米、金属矿石以至湘绣等特产，作"土貨"低价購进，运到国外高价出售……。据海关年鑑的紀載：长沙开埠才一年，他們就从湖南人民身上榨取了六百三十万两关銀。

"开发"、"帮助"、"友善"，多么动听的名詞！然而，事实上他們的"开发"就是掠夺中国的財富，他們的"帮助"就是要騎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敲骨吸髓，他們的"友善"就是要中国人民俯首帖耳地听他們摆布，永远作他們的奴隶。帝国主义是人民的死敌，我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語言都应該从它的反面去解释。

美帝国主义恶毒摧残湖南民营航业

誕生在一九〇〇年的湖南民营航业，解放前的五十年間，被美帝国主义勾結英、日帝国主义和旧中国封建势力横加摧残，經常处在"朝不保夕"的境地。

为了达到侵略掠夺的可耻目的，美帝国主义勾結英、日帝国主义和旧中国封建势力摧残民营航业，用尽了强盗式的拼、撞、卡三套办法：

拼。就是仗着他們雄厚的資本拼班烂价，把中国民营航业挤垮。上了年紀的人，大概还記得坐"洋船"不要錢，还可以吃三个包子，得一包火柴的事。这就是帝国主义为了挤垮中国民营航业，在湖南內河获得专利所下的鈞餌。一九二六年以

前，长衡綫的石油、棉紗和旅客运輸，全被美国的美德洋行和日本的戴生昌輪船局所垄断。那时，每桶煤油和每件棉紗收运費一元(銀元)，客票每张二元。一九二六年春天，民营长衡五輪公司經营这条航綫以后，美德洋行就与戴生昌联合起来，把客票由二元减到八角，每桶煤油和每件棉紗的运費由一元降到四角。长衡五輪公司为了争取客源和貨源，只好照样减价。可是，五輪公司减价的水牌刚一挂出，美德洋行和戴生昌的票价又减了一半。就这样不断地拼，美德洋行和戴生昌竟一直降到讓旅客坐船不要錢，还可以得到一包印了美、日洋行商标的"洋火"。拼了三个多月，长衡五輪公司只得宣告破产，五艘油輪全被美德洋行低价吞并。当美德洋行和戴生昌取得长衡航綫的专利以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便馬上把客貨票价提高，一张客票要三元，每桶煤油和每件棉紗的运費要一元五角。而且，旅客坐他們的船，上船以前必須接受他們的"搜身检查"，到了船上还得听他們的水兵和走狗的摆布。偶有"违犯"，就会被他們吊在厕所里。"洋船逞霸道，江上风波恶"，稍有爱国心的旅客，哪一个沒有丧权辱国之憤！

撞。就是仗着他們的船快甲坚，把中国民营輪船撞沉江底，加以毁灭。一九二〇年，行駛在长汉綫上的咸泰輪，在城陵磯被美帝国主义借給英帝国主义的北洋輪撞沉，全船旅客和船員四百多人，生还的只有十多个人，其余全部被淹死了。一九二一年，民族資本家韓德义花了八千五百块銀元，钉造了一艘名叫新华裕的新火輪，用老海員王老五当大副，行駛长津綫。正当新华裕作"处女航"的时候，美、英帝国主义就派

快艇把它撞沉。韓德义被害得破产，活活气死了；王老五也因此失业，餓死在烂碼头上。

挂着星条旗、米字旗、膏药旗的“洋船”，不仅要撞沉民营輪船，就是对民船和渡船也不放过。一九二九年，美国美孚洋行的大油輪美虹号，就在岳阳港把岳阳到观音洲的渡船撞得粉碎，渡工和乘客十多个人全被淹死。这些美国野兽，在船上看見落水的中国人在呼救，不仅不停船，反而拍手大笑，連喊“OK！”(对)“good！”(好)

天眞的人也許会想到“上告”吧！可是，从清政府到袁世凱，从袁世凱到蔣介石，哪一个不是窃国媚外的奴才！哪一个不是帝国主义手里的傀儡！那时，連审定海事的职权都操在理船厅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你能“告”到哪里去呢？要“告”，还不是自討苦吃！事实正是如此！韓德义就“告”过，結果“审定”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分子竟宣布：“事故的造成，完全是新华裕錯誤地听辨了喂声，錯誤地行駛了航道，不仅新华裕的損失不能由英輪負責，且受損英輪的修理費必須由新华裕的船主負責修复。”眞把个韓德义气得当場吐血。临死的时候，他还大喊：“无天理！无公道！”岳阳港的渡船被撞沉以后，岳阳渡口的人們也上“告”过。結果，海关反而說渡船的碎片刮坏了“美虹”号的油漆，必須由伪政府賠偿修理費。

卡。就是利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强制中国民营航业按照帝国主义的利益經营。从清朝末年到蔣介石王朝，軍差、苛税，越来越重。有的民族航业資本家为了摆脫这些沉重負担，求得生存，便改挂美国洋行的旗号。挂了美国洋旗，軍

差、苛税虽然免了，但是公司的业务完全要由美国經理主持，每艘船每个月要向美国洋行交三百块銀元的“挂旗費”，每月要送給美国經理两百块銀元的“車馬費”，每周周末还得請美国經理到有名的酒館“欢宴”一次。特别是在經营上，公司一点也作不得主，一切要听命于美国經理。他要你的船往西，你就不得向东。他規定你运美国貨，你就不得运国貨。实际上是把你变成了美国洋行的分公司。

这只是卡的一种罢了。最經常最普遍的，是美帝国主义通过它所把持的海关，来限制民营航业的发展。退休老海員范德发同志，就亲身經历过这样的事。

一九一六年，范德发在元利报关行新修的恒荣号輪船当二車。当时，資本家要大車馬长生和范德发到海关申請驗关。他們打了报告，塡了表，交了二十四两关銀的“检驗費”。等了几天，海关才派了一个名叫狄克托的美国人上船来。狄克托一上船，就問机器是哪里修的。范德发告訴他，是汉阳伍昇昌机器店修的。狄克托連說：“不好！不好！”馬长生和范德发知道修理质量本来还可以，就同他說理。这家伙說不出理来，便揮舞驗鎚，在水泵、汽門、炉胆上面乱敲乱打。打了一气，沒有找出毛病来，就死皮賴脸地硬說安全簧必須重換。范德发只好重新請伍昇昌的工人再做一个。事后，又交二十四两关銀，再請狄克托来驗。狄克托一問，又是伍昇昌做的，便看也不看，就把这重做的安全簧往河里一丟，又說这个厂子的“不行”。范德发知道他不怀好意，便追問他要用哪个厂子的才行。狄克托說：“只能用关厂的！”“关厂”就是把持海关的美国人开的厂子，

狄克托就是股东老板之一。原来如此！馬长生和范德发全明白了。为了开航，恒荣号輪船的老板只好又要范德发跑到“关厂”去定做安全簧。一問，价格要二十五两关銀，比其他机器店的要貴四倍。恒荣号的船主，被狄克托卡得沒有办法，只好忍痛出錢。哪知“关厂”造出来的安全簧装上以后，根本不起調节汽压的作用。馬长生火了，便要求狄克托来检驗。狄克托明知是质量不好，反說馬长生不会安装，飞起一脚把馬长生踢倒在机艙里，連罵几声，揚长而去。就这个小小的安全簧，美帝国主义分子就卡住了恒荣号輪船一个月不能开航，敲詐了一百多两关銀。

美帝国主义洋行內的苦役

在美帝国主义洋行的輪船上的中国海員，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那时候，到美国船上做工，要先立“关书”，找两个“鋪保”担保。“关书”上注明：中国海員在美国輪船工作期間，“必須恪守行里的规定，不参与其他政治活动”；如果发生伤残，与美国人无涉；如果违反这些規定，美国洋行有权把中国海員“执行有司，并追繳回所耗的伙食与津貼”。一九二八年，在美国一艘油輪上一个姓林的水手，因为上岸多担誤了一些时間，沒有按美国船长定的时間回船，那美国船长就命令美国水兵剝掉他的衣服，强迫他跪在烈日照射下的鋼甲板上，还罰了他半个月的工資。

在美国“洋船”上，中国船員不能同美国人一起吃飯，不能睡一样的房間，总是要等美国人先吃了才能吃点残湯剩飯，要

等美国人躺上了沙发才能在阴暗潮湿的煤柜里打打盹。至于工作，美国人从船长、大副到輪机长、大車都是动口不动手的，吃苦受累的活都是中国船員担任。工資待遇就更不用說了。已經去世的海員张阿云，一九二三年在“美虹”号輪船上做加油工，每月只有八块錢，而不做半点事的美国輪机长却拿四百块銀元。即使是这样菲薄的工資，也要航行生产才有发，如果停航修船，就只有飯吃。因此，很早以来，水上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謠：“洋船两头尖，中間冒黑烟；三天不开头，冒得香烟錢！”

船上的海員如此，在美帝国主义洋行里做工的人又如何呢？曾經在美国洋行里做过廚工的一个人回忆：那时，他一个月只有四块錢。白天，他要替美国經理煮牛奶，烤面包，烧排骨，煨这样那样的湯，做这样那样的菜，还要“侍候”两条美国卷毛狗，替这两个畜牲梳毛、洗澡、烤餅、烧肉，沒有半点儿空閑。晚上，还要替他們値班巡邏六个钟头，不能打盹。一天二十四小时，能够安靜一点休息的不过四个钟头。就是这样拚命地干，还不能出半点“差錯”。不然，輕則挨打，吃“洋火腿”（指洋鬼子踢人），重則“法办”。

不受这个“洋罪”不行嗎？在那个剝削阶級专政的旧社会里，美帝国主义就是旧中国反动派的干爸爸，你入了它的門，就莫想能脫身。要不然，誣你一个“拐物潜逃”的罪名，就会把你一家人都投进监獄里。

解放前夕美帝国主义在湖南內河的疯狂掙扎

抗日战爭胜利以后，英、日帝国主义的輪船在湖南內河是

不存在了。但是，美帝国主义却借口“帮助”中国复員和运送“救济物資”，又把輪船开进了湖南內河。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行政院这样訓令伪湖南省政府：

“查美国战时船舶管理局为美国政府管理及分配船舶之机关，在我国設置駐华办事处，协助我国运輸善后救济物資和燃料及美軍剩余物資等，須在我国各港口設置人員，办理运輸事項，此为襄助我国善后建設工作，凡我国政府各机关人員，应尽力予以协作，俾予合作。”

多么两厢情愿的勾当！一个把兵舰、登陆艇帮助蔣介石反共反人民，向解放区进攻；一个說这是“襄助我国善后建設工作”，应該“尽力”“协作”。就在这样一紙“訓令”下，湖南內河里就飘滿了挂着星条旗的美国輪船和登陆艇，港口碼头上就常常浪游着喝得醉熏熏的美国水兵。

装卸老工人賀晏平記得很清楚：一九四六年夏天，他跑到长沙港碼头上来找工做，因为封建把头的統治，他交不起“租籮”錢，便只好挑“野籮”找些零活干。有天，他們几个挑“野籮”的工人，好不容易接了一笔帆船的貨，在軍輪碼头起卸。他們兴高采烈地跑到軍輪碼头上去的时候，发現那里横着一艘挂着美国旗的小艇，把碼头口子封住了，帆船停在外面好远。他們上不得帆船，便呼喊把小艇开开。艇上沒人答理，他們便自动把小艇排开一点，把帆船拖到碼头边来。他們刚要起貨，一个美国水兵忽然哇哇地乱罵起来，跳上碼头对賀晏平等就是拳打脚踢。賀晏平等气憤不过，正要反击，小艇里又钻出一个提着手槍的洋奴来，趾高气揚，气势汹汹地喝道：“混蛋！这是美国船停泊的地方，再不滚，就打死你！”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統治下，中国的主权、民族的尊严，都一古脑儿被美帝国主义践踏了。

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在抗战“复員”时期，在怡和、太古、海关碼头，每天都停着美国小艇，一到夜間，就把国民党反动政府强迫征来的許多所謂“美軍慰劳队”的“小姐”和“吉普女郎”送到水陆洲的美国領事館去，供那些美国兽兵发泄兽慾。在滚滚不息的湘江河水里，眞不知道有多少被蹂躏的女同胞的血泪！

一九四九年的夏天，正当中国人民解放軍飲馬长江，揮戈南下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的舰艇，还在我省四水主流和湖区布下水雷，妄图帮助蔣介石、白崇禧匪軍苟延残喘。在这一切都失去作用以后，他們还临死掙扎，又把十多艘民营輪船押到衡阳炸毁，梦想使解放后的人民航运陷于困境。

自一八九九年岳州被美帝国主义开为商埠，到一九四九年美帝国主义滚出湖南，整整是五十年的时間。这是血海深仇的五十年！是中国人民艰苦斗争的五十年！积五十年的經驗，我們湖南內河的海員認識了一条眞理，这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灭亡。

（湖南省交通厅內河航运管理局“三史”編写小組供稿）

一根吸血管

——“美孚洋行”在湖南的掠夺罪行

解放以前，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經济侵略，是无孔不入的。美国垄断資本家凭借他們对中国的种种特权，在中国开設了許許多多的“洋行”，大量地傾銷美国商品，霸占中国市場，掠夺中国人民的財富。由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財团經营的“美孚洋行”，就是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根吸血管。它在盘踞中国的几十年中，不知吸吮了中国人民多少膏血！

共同瓜分石油市場

早在清朝末年，美国洛克菲勒財团的“紐約标准煤油公司”（即“美孚公司”），就趁“門戶开放”的机会，打进了中国內地，到处設立“美孚洋行”，傾銷美国煤油，很快就垄断了中国的石油市場。随后，英国垄断資本家經营的“壳牌煤油公司”（即“亚細亚火油公司”）的煤油也来了，成为“美孚”的竞爭对手。不久，另一家美国“德士古煤油公司”也钻了进来。于是，在中国石油市場上，这三家洋行便展开了激烈的竞爭。后来，这三家洋行实行了妥协，共同瓜分中国市場。在湖南，就是按照四、四、二的比例（“美孚”占百分之四十，“亚細亚”占百

分之四十，“德士古”占百分之二十），在市場上傾銷煤油的。

这三家洋行霸占了中国市場以后，通过各种掠夺手段，攫取了大量的暴利。据了解，早在抗日战争以前的二十年当中，三家洋行在湖南牟得的暴利，平均每年就有四五百万銀元之多。如果算上全国的，数字就更惊人了。

疯狂的掠夺

在三家洋行中，数“美孚洋行”的实力最大，掠夺也最疯狂。它在上海設有总行，在中国各地設有許多分店、办事处、油庫，在青島設有制罐工厂，在天津設有蜡烛工厂和錫罐工厂，在汉口也設有蜡烛工厂。它在湖南設的机构，称为“长沙美孚洋行”。“长沙美孚洋行”下面，在长沙、靖港（属长沙县）、新市（属湘阴县）、湘潭、衡阳、衡山、祁阳、郴州、浏阳、平江、醴陵、常德、益阳、南县、沅陵、邵阳、洪江等十多个市、县、集鎮，还設有經銷处，由一批中国商人經銷煤油。

中国商人必須先向“美孚洋行”繳一笔巨額押金，才能获得煤油經銷权。例如长沙經銷“美孚”煤油的“正大公司”，就先繳了五万块銀元的押金。經銷“美孚”煤油的中国商人，可得市价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利潤，但是必須接受“美孚洋行”的业务监督，并且极力为它效劳。否則，随时有被取消經銷权的可能。

在长沙馬厂、常德德山和湘潭、衡阳、淥口等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长沙美孚洋行”还設有儲油池。长沙的儲油池最大，能儲油一百多万加侖。洋行采取了划区供应办法，规定各

經銷处必須到指定的油池提油，以此来控制中国商人的营业范围。

“美孚”在中国銷售的石油，都是用油輪散装运进中国的。美帝国主义凭借在中国掠夺的內河航行权，把油輪一直开到儲油埠头。連油箱的鉄皮也从美国运来，然后在它自己开办的制罐工厂或油池所在地加工焊制成油桶，灌油封口，分銷各地。由鉄路調运的石油，油罐車也是它自备的。它又凭借它的特权，不給当时的中国鉄路局任何运輸費和装卸費。有时，即使給点“行車費”，数量也微不足道，比正常运費低得多。美国油船回国的时候，还經常載运在中国用低廉价格买到的桐油和矿砂回去。这样一来一往，暴利成倍地增长。“美孚”在中国除了傾銷石油以外，还附带銷售洋蜡烛等商品，也要搜括去不少的錢。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运商品到另一个国家去銷售，必須首先向这个国家的海关納稅，然后才能在这国的市場上銷售商品。然而，旧中国的清朝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腐敗无能，丧权辱国，关税不能自主，完全操在帝国主义的手里。“美孚洋行”的石油运到中国，首先不向中国海关納稅，等到石油全部銷完，才向当地海关完点点稅，完多完少，听它自报，海关无权干涉。若要干涉，洋行一个电話打到管轄海关的税务司（一般都由美、英等帝国主义控制），海关的中国职員就倒了霉，輕則受处分，重則失掉飯碗，甚至受到迫害。因此，当时在海关工作的中国人員，如果甘心充当奴才，就只有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这样，就給洋行以无限特权，它可以緩完稅，也可以少完稅，甚至不完稅，在中国大量傾銷石油，攫取惊人的暴利。

說到傾銷煤油，美帝国主义洋行的手段也是极其狡詐的。美国煤油最初运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民間多半还是点桐油灯和其他植物油灯。“美孚洋行”为了迅速打开照明用油的銷路，便在部分地区，采取每戶送一盏“美孚灯”和一斤“洋油”的欺騙手法，以籠絡人心。等到人們来买它的“洋油”的时候，洋行就現出了它的掠夺凶相：最初，把煤油的价格定低一点；一当“洋油”暢銷起来，便放肆提高油价，牟取暴利。

那时，中国石油市場的价格，完全被“美孚洋行”一手操縱，中国人絲毫无权过問，只有由它宰割。二十年当中，煤油价格就涨了一倍多。汽油和各种机器用油，价格也經常上涨。有时，“美孚洋行”突然卡价，不卖汽油，伪公路局的汽車就得改燒木炭，乖乖地听它摆布。有一次，伪航空站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洋行，洋行从第二天起，就規定凡售給航空站的汽油，每加侖加价五分。仅仅一个月，洋行就从中多榨取了一千多块銀元。

“一身二任”

“长沙美孚洋行”里設有一个“业务部”，雇用了十多个精通英文的中国职員。美国人要他們成年累月地在下面跑，名义上是作“业务調查”，实际上是搜集各种情报。有一次，美国經理派一个姓王的中国职員，从长沙步行到益阳，再沿着資江步行到邵阳，沿途进行詳細“調查”。例如：从益阳到桃花江有多少里路，中間有多少鋪子，每年經銷多少“洋油”；当地有些什

么主要土特产，价格和銷售情况怎样；有哪些学校和工厂；等等——都要他摸得清清楚楚。这个雇員花了两个月的时間，跑遍了資江沿岸几百个城鎮和乡村，回来用英文写了一篇很詳細的"調查报告"，交給了美国經理。

除此以外，洋行里的美国人还要亲自出馬"調查"。他們經常坐着轎子，带着伙食担子，到长沙附近一些交通方便的城鎮去活动。除了了解"洋油"經銷情况以外，还专門搜集了許許多多别的情报。他們到一个工厂，就要問清楚用的是什么机器，机器用的是什么油，厂里出的是什么产品，有多少职工，等等。看到山，就要了解附近有沒有矿山。看到河，就要了解河里能不能行船。

"美孚洋行"要"調查"这些情况干什么？原来，这些美国人是"一身二任"的：一方面，他們在中国大量傾銷石油，从中国人民身上攫取暴利；另一方面，他們又在"做买卖"的幌子下，进行間諜活动，为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財富打下基础。

残害中国职工

"长沙美孚洋行"对于洋行里的中国职工的控制和奴役，一直是十分严酷的。"长沙美孚洋行"有五六个美国人，分别担任經理、副經理和財务管理等职务，掌握着一切行政和业务大权。它的"业务秘密"，是絕不讓中国人知道的。在那里做事的中国职員，都要无条件地听他們使喚。誰有一点对他們不利的行为，有一点爱国进步思想，馬上就会被他們开除。特别是洋

行里的中国工人，更是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剝削。他們被迫每天要干十几小时的重活，有时来船卸貨，还得通宵地干。逢年过节，也沒有什么假日。每月工資，只不过十几元。生了病的、年老体弱的，就被一脚踢开。工人們还經常挨打受駡，甚至无辜受害，死于非命。有一次，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兽性大作，竟强迫一个工人脫光衣服，在他遍身涂上生漆，然后放到太阳底下去晒。結果，这个工人被晒得皮开肉裂，鲜血直流，很快就死了。

美国侵略者滿以为他們可以永远霸占中国的市場，可以永远騎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美孚洋行"和一切外国洋行一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早已經被中国人民打倒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导下，今天，已經有了自己生产的石油，依靠"洋油"的时代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当然，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財富的滔天罪行，却是我們永远不会忘記的。

美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死敌

抗日战争結束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势力起了急剧的变化，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猛烈地增长起来，超过了战前站在它前面的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湖南資源丰富，民族工商业比較发达。美帝国主义和蔣匪帮勾結起来，伸出血淋淋的魔掌，对湖南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經济掠夺。

美帝国主义对湖南实行經济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倾銷所謂"救济物資"和"剩余物資"。这种倾銷政策的目的，是要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其結果也摧残和破坏了中国民族工商业。

美国奶粉和所謂玻璃制品，是当时在湖南倾銷得最多的东西。由于美国克宁奶粉、統粉的倾銷，长沙的五家牛奶場只剩下了一家。过去湖南的面粉业，根底是比較薄弱的，只是在抗日战争期間，上海、天津等地出产的面粉一时无法运来，本地的面粉业才得以逐漸发展起来。可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面粉从天空、海上大批大批地运了进来，轉眼之間，便把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湖南面粉业挤垮了。

邵阳的惠罗面粉公司，是一九四三年建厂的，刚一建成，日寇的鉄蹄就踏进了邵阳。等到抗战胜利归来，惠罗面粉公司只剩下一片瓦礫了。它于一九四六年重新建立，次年开工，

可是，馬上又来了美国面粉。美国面粉一来就是一万二千吨，而惠罗公司一年的产量才一千吨。同时，美国面粉因偸运和免税的关系，每包只卖銀元一元八角，而惠罗公司的面粉每包成本就得三块銀元。这样，惠罗公司只办了一个月又垮了。成百上千的工人，遭受美帝国主义經济侵略的迫害，从此失业了。

其他各地的面粉业，也遭到了厄运。蓝田(漣源)，当时是湖南面粉业比較发达的地方，有永安、新記振兴、华兴、精华等四家面粉厂。由于美面倾銷，四家面粉厂被挤垮了三家。只有新記振兴一家，購进了一批美国統粉，加工发卖，才得以勉强維持下来。可是，它的一万多石麦子的流动資金，只剩下三千来石了。它实际上已經淪为美国面粉的一个加工厂。

和面粉一样，由于美国所謂玻璃制品的倾銷，湖南的牙刷、皮革、梳篦等工商业也紛紛走上了破产的道路。长沙的牙刷业工人有一百多人，就有大半因此失业，少数在业的也因产品卖不出去，一年至多只能做到五个月工夫，有七个月要失业挨餓。邵阳的牙刷工厂原有三十来家，生产的牙刷远銷西南各省。自从美国玻璃牙刷独占市場以后，邵阳牙刷不仅无法外銷，在本地也卖不掉了，牙刷工人大批失业，挣扎在死亡綫上。

长沙的梳篦店原有三十多家，由于美国玻璃梳子占了市場銷路的百分之九十五，三十多家被挤垮了半数以上，作坊和加工部的失业工人达四百多人。皮件业也因为皮带和皮包的銷售市場，全部被美国玻璃褲带和玻璃皮包所壟断，二百七十多个工人就有两百人失了业。

常德制革业的皮革制品过去远銷省内外。抗日战争胜利

后，美国玻璃褲带、玻璃皮包大批涌到，独霸市場，本地的制革业也被压垮了。常德制革业較大的朱万兴制革厂和其他几家小厂都被迫关門，連用机器制革的金陵皮革厂也由原来五十多个工人的規模縮減到只有十二个工人，变成了奄奄一息。

此外，还有肥皂、顏料、百貨、袜子、香烟等工商业，也同样受到重大的打击。

試以邵阳一地为例：一九四六年，美国肥皂一次运到邵阳就是六千多箱，价格比本地产品便宜一倍以上。邵阳刚刚开业的五家肥皂工厂，不得不将每箱成本三万元（伪法币）的貨以两万元卖出去。益昌肥皂厂是邵阳肥皂业中規模最大的一家，只做了八个月的生意，就維持不下去了，厂里的工人飽受飢餓和失业的威胁。顏料业单就硫化青来說，全市平均年銷約六千斤，其中美貨就有四千八百多斤，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百貨业經售的百貨，其中美貨也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邵阳的織袜工业，一向是比較发达的，由于受到美貨的打击，四分之三的袜业工人也失了业。和全国各地一样，邵阳的香烟市場也被美国烟独占了，什么"駱駝"、"吉士"、"馬立斯"等，触目皆是，国产香烟几无容身之地。按照蔣介石卖国政府頒布的稅收政策，美国烟不論高下，一律依四級征稅，国产烟如"美丽牌"、"白兰地"等則依二級征稅；而且，美国烟是根据批发价征稅，国产烟是根据門市零售价征稅的。这样，国产烟的稅率自然重于美国烟，美国烟就能在旧中国全国范围內以低廉的价值垄断香烟业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市場。

除了傾銷以外，美帝国主义还采取收購的方式来掠夺我

国的資源。在湖南，湘西的桐油首先成为他們掠夺的对象。从一九二一年起，美国商人先后在常德設了"其来"、"施美"、"美最时"等洋行，大肆收購湘西桐油。他們資本雄厚，設备完善，逐漸垄断了桐油市場，并且采取各种卑劣伎倆，达到不等价交换的目的。一九二九年，湘西桐油丰收，"其来"等洋行就把桐油的收購价格由每担四十元（銀元）升到七十六元，等到大宗桐油运下常德的时候，他們又一下子把桐油的收購价格压低到每担二十一元。桐油商无法把貨运回，毛油（未經提炼的桐油）又必須經过这些洋行提炼才能出口，只得忍痛成交。这一次，湘西桐油商因此破产的很多，光沅陵一地就有义丰源、德厚昌两家油行完全破产，其他各家損失成本也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种植油桐的农民的生活，由于油价过低和油行倒閉，受到严重的威胁。美帝国主义这种无耻行为，在一九三六年居然重复演出。自从蔣介石卖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簽訂所謂"中美商約"的卖国条約以后，官僚資本就和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結起来，向中国人民进攻。他們在沅陵、洪江、里耶等地設立植物油公司，采取賤价收購和出口垄断的政策，大肆掠夺湘西桐油。由于美蔣匪帮的这种掠夺，大批种植油桐的农民越来越陷入貧困。他們宁肯把油桐树砍了烧炭（因为这比采子榨油还合算些），也不愿培植油桐树采子榨油。因此，許多桐山荒了，桐农无法生活，許多桐油商也被迫轉了业。

前面所談到的，虽然只是我省某些地区的部分史实，但是从此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的强盜嘴脸。这些史实有力地說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死敌！

从“湘雅”看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解放以前，美国雅礼会在长沙設立了湘雅医学院（包括附属医院、湘雅护士学校。解放以后，已改为湖南医学院）。这个“历史較为悠久、規模較为宏大”的医学院，曾經得到前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顏洛尔的贊許。他說：“从来沒有一桩事业象許多美国在中国的医药团体以那样少的錢，而作了那么多的事。而在这些团体当中，雅礼会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这个“突出的例子”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特别是看看它在我国干了一些什么事吧！

勾結一切反动势力　建立文化侵略据点

一九〇五年，美国雅礼会的代表胡美来到了长沙，要开办一所雅礼医院，作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当时，清朝政府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頒布了城內房屋土地不准卖給外国人的法令。然而，胡美利用一个中国教徒的名义，在长沙西牌楼秘密地买到了一所房屋和一块地皮，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把雅礼医院办起来了。

雅礼医院一成立，胡美为了騙取人們对他的好感，达到不可告人的可耻目的，又挖空心思做了一番事情。例如，他把自己原来的美国名字改成了中国名字——胡美；他不但学会了中文，而且学会了中国不少的方言土語，給病人看病，就按照中医的口气，用流利的中国話詢問病人：“先生貴姓？府上哪里？貴恙如何？”本来，西医看病是不探脉的，他却为病人探起脉来；他还采取“能診的就診，輕病的留診，重病的不診”的“治疗方針”，从而自一九〇六年开院到一九〇八年的两年时間里，“創造”了“沒有診死一个病人的紀录”，并且以此为“本錢”，拉攏别人替他在报上歌“功”頌“德”。

胡美采取这一切手段，慢慢地在中国立下脚来了。但是，他深知要在中国站稳脚跟，还必須同中国的反动軍閥、官僚、地主紧密地勾結起来。因此，当雅礼医院第一次有一位“四品”官員前来看病的时候，他便千方百計地拉攏奉承。有些軍閥、官僚地主不来看病，他就經常登門去为他們診治。一九一二年，伪湖南都督譚延闓得了肺炎，胡美給他治好了，他們就成了“好朋友”。后来，譚延闓被段祺瑞赶下了台，便躲在胡美家里避难，又由胡美暗地护送上外国輪船，逃往上海。一九二六年，蔣介石路过长沙，患有牙病。胡美知道了，如获至宝，馬上派一个美国医生为他治疗，并且对蔣介石說：“我們要靠你来做我們医学工作的贊助人，如你离开长沙到别处駐扎，我們希望仍能在医药上給以帮助。”胡美后来回忆起他同蔣賊的这段“友誼”时說：“自从那天起，蔣介石将軍就热心为湘雅工作……。”

胡美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有了反动軍閥、官僚和地主充当走狗，于是就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按照胡美自己的說法：“这些軍官病人对我們的友誼非常可貴，……所以医院里的主任医

师，都知道夜間行路的口号，我們經过城門时，象要人一样的容易。"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富有革命传統的湖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帝浪潮。这次运动，声势浩大，学生們在长沙市教育坪开会，决定要把帝国主义分子驅逐出境或槍斃，为"五卅"惨案死难的同胞复仇。这本来是很秘密的，連当时的伪省长赵恒惕都不知道，可是被一个洋奴知道了，告訴了胡美。胡美馬上打电話給赵恒惕。赵恒惕当即答复："我立刻派一队武装軍队到你那边来。"于是，胡美逃脫了人民的法网。

胡美在中国的土地上站住脚跟以后，就把侵略据点逐漸扩大。他同当时的封建士紳、官僚軍閥等进一步勾結，于一九一一年还創办了湘雅护士学校，于一九一四年，又創办了湘雅医学院。难怪胡美以后洋洋得意地說："虽然时局如此不平靜，可是我們医院的工作范围却逐漸扩大"。一九四五年十月美国出版的《雅礼沿革》一书也說："那时（編者按：指一九〇六年）由于中国人不了解我們工作的目的，外人購买財产，引起很多恐惧。民国成立时，一系列的暴乱，在长沙发生，外侨財产損失甚多，唯独雅礼例外，这是由于城防当局志愿在雅礼大門置崗保卫的結果。这表示我們这种友爱誠摯的精神，已經有了很好的果实。……自此以后，中国雅礼会以及在华中的美国人，才能依靠中国这种美好的伟大果实，开展工作。"

"攻心为上"　培养洋奴

胡美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計地与中国官僚軍閥、

封建地主勾結起来，开办医院、学校，死皮赖脸地赖在中国不走，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寻求"友誼"呢？还是侵略？首先，讓我們看看他們自己的口供吧！胡美回到美国以后，把他来长沙办湘雅医院的經过，写成了《道一风同》一书。他在这本书中，为美国統治阶級筹謀策划，鼓吹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思想，以使中国人民甘当美帝国主义的奴隶，并且要培养一批美国洋奴，以使他們为美国主子效劳。他还洋洋得意地介紹了自己办湘雅医院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宝貴經驗"。他甚至用中文在书面上写了八个大字："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来表明自己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狼子野心。因此，这本书得到了美国反动統治阶級的贊賞，获得了美国的諾登奖金。雅礼会的董事柯芬也曾經不打自招："……教育是支配中国的力量，……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对于国家社会生活所起的影响，比任何一国都要大，……故中国最需要的是能干的領袖（編者按：即死心踏地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洋奴）。"因此，雅礼会应該培养"領袖"，以便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那末，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拿什么东西来"教育"中国学生呢？按他們自己的話說："要将美国文明的最精华的部分，传于中国人民。"什么是"美国文明的最精华的部分"呢？无非是他們所鼓吹的"民主哲学"、"个人主义"、"基督精神"那一套。他們就是要用这一切毒素，从思想上、生活上麻痹和腐蝕中国青年，使之一味追求美国的"物质文明"，忘記祖国，忘記民族，忠实地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他們也确实腐蝕了一部分青年，

例如：湘雅医学院一九四九年毕业的一班学生，留美不归的就有四人，去台湾为蒋匪帮服务的就有二人。这两种人即占去全班毕业人数的七分之一。此外，还有一些人丧失了民族气节，从各个方面追求“美国化”，連平时講話都不講中国話，而是講英語，写字不用中文，而是用英文。甚至有的人恨自己的鼻子长得太低了，不象美国人，每天早晨起床要扯几下鼻子，希望把鼻子扯高以后象一个“美国人”。胡美在給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负主要宗教侵略活动責任的人的一封信里就說得很清楚：“雅礼会是正如其他任何一派的教会一样派出一些基督工作者，到他所协助的单位里去工作，并使基督作风在那一个机关占着有力的地位。”另一个雅礼会“駐华代表”俞道存也說：“……雅礼会的董事及朋友們最主要的兴趣是办一种医学教育，以訓练具有基督精神的医生，即使他們沒有自認为基督徒。”

美帝国主义又是采用什么方法，来“攻心”，来培养洋奴的呢？他們号称的是“天才教育”。一九三〇年《湘雅医科大学章程》所規定的“教育方針”就写道：“医学程度則以欧美医科大学为标准，学生升級严格，随时淘汰，卒业者不及入学时四分之一，凡在本科毕业者，美国康州政府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以示与美国国立医科大学程度相当……”他們就是在“天才教育”的口号下，把一切不中他們的意的学生都“淘汰”掉。湘雅医学院在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五年中，毕业生总共只有四百一十三人，平均每年不到十二人。特别是在这种随时被淘汰的压力下，把許多人引入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歧途。为了取得美国“医学博士”的“学位”，許多人只顧死讀书、讀死书，

至于国家大事、民族存亡，便置之脑后了。有些人被繁重的功課压得喘不过气来，毕业的时候便成了面黃肌瘦的病夫。

至于湘雅医学院的“教授”、“老师”，大都是美国医科学校剛毕业出来的。有时，学院里还随便跑到停泊在长沙的帝国主义兵舰上，找一些一窍不通的帝国主义流氓来“教学”。一九四七年，某班病理科沒有請到教师，美帝国主义分子林智便大吹牛皮，自称为“病理学专家”，向教务处自荐，担任病理学“教授”。他上起課来，完全是一字不改地照着书念，学生們根本不懂。学生几次向他提出意見，他不但不听，反而破口大罵：“你們中国沒有科学，我們美国拿医学教科书給你們，你們还不好好讀，我要改革你們中国的医学制度……”当学生們提出书面要求以后，他竟把它揉作紙团丢在窗外。学生們气憤不过，便退出了教室。可是，教务主任却气势汹汹地跑来說：“我們好不容易請来了外国教授！这样随便就罢課的学生，我們不教了。”半晚，学校行政負責人又打起馬灯，把当时参加罢課的学生从床上拖起来訓話，要他們承認“錯誤”，否則全班开除。

“攻心”，培养洋奴，总之，侵略，这就是胡美苦心經营“湘雅”的目的，也是他在中国的主要罪行之一。

拿病人做“試驗品” 残杀中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还大肆宣传，說他們在中国办医院，“是为了基督的爱”，“是以友爱誠摯的精神为中国人民服务”。那末，他們的医院，究竟是怎样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呢？他們不但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財富，而且把中国人民当成他們

窃取技术的"試驗品"。他們当中有些人連基本医科常識都弄不清楚，却經常乱开刀，乱打針。眞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們弄得傾家蕩产，死于非命！

湘雅医院收取病人的費用高得惊人，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不敢問津。例如：特別挂号費，收銀元一元；注射一針"九一四"，收銀元五元，超过当时成本五、六倍；做一般的輸精管結扎手术，得四十块銀元；做甲状腺部分切除手术，竟达一千六百元大洋；最低的手术費也得五元。这样的收費标准，生活在飢餓綫上的广大工人农民，哪个能进医院呢？而且，湘雅医院所使用的一切药品、器械，甚至棉花、紗布、胶布，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据統計，一九四八年湘雅医院每天卖出美制药品所得的利潤約值五千块銀元，一年就达一百八十多万元之多。湘雅医院从創办到一九四九年，有四十三年之久，他們榨取了我国人民多少血汗！美帝国主义口口声声要"援助落后国家发展慈善事业"，实际上他們掠夺的财产，不知比"援助"的要多好多倍！

这样說，劳动人民是否根本沒有机会进湘雅医院呢？有的。当胡美等帝国主义分子需要"試驗品"的时候，就用騙人的手法，从劳动人民中吸收部分病人"免費住院治疗"。这是一种杀人不見血的手段。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一九二二年，胡美从长沙孤儿院用"免費治疗"要了一些孤儿去做"試驗品"。当时孤儿院写給湘雅医院的信是这样說的："所商病儿，遇有不可救药、发生意外之事者，由貴院全权处理。……无論何人不得干預。"一九二六年，美籍內科主任医师福斯特，为了做白血球的升降率的測驗，擅自把牛奶注射到伤寒病人身上。病

人因受异体蛋白质的刺激，全身发抖，上呕下泻发高烧，眼睛紅肿，全身抽搐，濒于危境。这种"試驗"，仅在三个月的短短时間以內，他就做了二十多个。一九四二年初秋，美籍外科主治医师裴文坦不听中国医生的劝阻，胡乱給一个患背痛病的人开刀，使这个病人当即死在手术台上。刚由美国大学毕业不久的"病理学专家"林智，一到湘雅医院就担任外科主任。他为了拿病人做"試驗"，有一次，他給一个病人打静脉麻醉針，不管剂量，不管快慢，一針打下去，把病人害得当場死在手术室里。林智在湘雅医院不到半年的时間，就活活地治死十多个中国病人。

这些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拿我国人民当作动物进行"試驗"。他們甚至猖狂地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說"在中国拿人做試驗，比在美国拿白老鼠作試驗还要便宜得多。"

至于在治疗过程中，打駡病人以及侮辱中国医务人員的事，这些野兽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一九二六年夏天，美籍眼科主任耒福給一个患眼病的人开刀，上麻药的时候，病人动了一下，耒福对着病人就是一个耳光。病人又动一下，他又是一个耳光。病人两脸都被打得肿肿的。以后，这个病人憤慨地說："告子教孙，三代都不要找洋鬼子看病！"还有一次，中国医生正在討論一个脑瘤病人的病症，林智自己根本不懂得該如何下診，却下命令不准医生們討論。有个中国医师当場頂了他几句，他开口就威胁："你还要不要到美国去留学！"中国医师仍不服气，他便掏出手槍要行凶。

事实十分明显：美帝国主义所謂的"基督的爱"、"为中国

人民服务”的老底子，就是杀人、掠夺。

披着“医师”外衣　进行間諜活动

美帝国主义不仅把湘雅医院当作文化侵略的据点，作为杀人的魔窟，而且把它当作間諜活动的基地，来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湘雅医院的美国“医师”和“教授”，不少就是受过間諜訓练的人。“外科主治医师”裴文坦，便是从华盛顿受过特务訓练以后，于一九四〇年披着“医生”外衣来到“湘雅”的。他于一九四三年三月經昆明回美国，同駐华美軍总部及美国情报处負責人晤談以后，在三月三十一日写給顧仁和俞道存(帝国主义分子)的信就說：“我曾与此地軍人有过好多次非常愉快的交談，……此外我曾与情报局的主要負責人威廉上校有一次关于长沙情况的长談，他是德士古公司駐长沙代表，所以我和他談話很方便。”裴文坦回国以后，学习了航空，又于一九四四年再度来到湘雅医院。他并从美国联邦經济管理处买了两架飞机开来，名义上是为“湘雅”买的，实际上是他用来搜集情报的。就在这一年，駐华美軍总部即写过信叫美国作战部大力支持裴文坦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裴文坦在貴州黃平因飞机失事摔死，昆明美国总領事館曾經郑重提出要妥为保管他的遺物。这就說明他的遺物的“重要”性了。解放以后，一九五二年六月，湖南医学院清查仓庫，还发現裴文坦的遺物中有关于中国各地机場的秘密书刊和全套的中国軍用地图。这些地图都載有“机密”、“限制品”、“不得出卖或贈送，仅供陆軍、海軍部机关使用”以及“使用此图之軍官遇有必须改正及加添之处，应在原图上用笔画清后，逕寄华盛顿空軍軍用地图社”等字样。地图中即有几张已經由裴文坦用鉛笔在上面划了一些綫，并且記載了測量数字。此外，还清查出来一份美軍某基地总部发給裴文坦的一张軍人身份証。

曾經两度担任雅礼会駐华代表、湘雅医事中心董事会副秘书长的俞道存，更是在中国搜集情报、盗窃古物的能手。他采用各种手段，破坏湘雅医学院学生自治会的活动，阻挠学生参加反美爱国游行。一九四八年春天，眼看蔣家王朝快要完蛋了，他仍然再三叮嘱他的中国“朋友”，继续供給他情报。他在給他的中国走狗的一封信写道：“雅礼会董事們及紐海芬工作人員，是需要經常并多次获得有关各单位的文件、报告及特殊文件。”一九四九年六月，长沙解放前夕，他又写信給湘雅医院，反复闡述进行特务活动的重要意义。他說：“由于你們直接寄去关于你們的工作、活动及計划的消息，是有最大的价值的。”解放以后，他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他暗中窃取新中国成立后的职工薪資标准，以“密件”寄出。他还搜集了有关“湘雅”的各种統計材料，包括“湘雅”的建筑及重修費用开支表、湘雅医学院毕业生分布情况及“湘雅”土地登記等重要文件。他企图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假装积极，“改变战略方針”，“适应新的形势”，长期隐蔽下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然而，飽尝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剝削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再也不受欺騙了。他們以无比憤慨的心情，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面目。一九五二年，这个披着“慈善事业”外衣的美帝国主义間諜俞道存，也被驅逐出境了。

杀人不見血的劊子手

——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湖南办学校的罪行

一百三十多年以前，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裨文治，在一九〇七年写过一本叫《今日之中国与美国》的书。书上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种努力，取得在精神影响上和商业上最大的收获。"又說："我們現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說使用从知識和精神上来支配中国領土的方式。"

这是美帝国主义分子一段最坦率的招供。事实上，所謂"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那时候就早已成为美国侵略者的实际行动了。一八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签訂"中美天津条約"，規定"美国传教士有自由传教和內地游历权，中国政府必須負責保护"。从此以后，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侵略者，便一批批地来到我国各地，建立教堂、学校和医院，进行毒辣的文化侵略，企图"从知識和精神上来支配中国領土"，奴役中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在湖南办的学校很多，据不完全統計，在长沙办有湘雅医学院、雅礼男中和福湘女中，在湘北岳阳办有湖滨

男中和貞信女中，在湘西沅陵办有朝阳男中和貞德女中，在湘南衡阳办有广德中学（男女合校），在湘东醴陵办有遵道中学（男女合校），等等。还有一些教会学校是由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办的，但其中也有受到美国的經济資助的，或者被美国人接收过去了。此外，美国教会还在各地办了一些小学。就这样，美帝国主义在湖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侵略网。

这些教会学校一般都由美国人把持。美国人有的担任"校长"，有的担任"教員"，有的什么名义也沒有，但却掌握着学校一切行政、人事和經济大权。他們千方百計地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眞正是一帮杀人不見血的劊子手！

英文和宗教列为主科

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是怎样"教育"我国青少年的呢？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制度、課程和教材来貫彻他們的侵略阴謀。在課程安排上，英文和宗教列为主科。他們尽力把英文变为校內通用的語文。除了国文、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以外，各种課本都用英文。甚至有的学校的課本，全部都是英文本。有的学校連注册、出布告、发文凭，都用英文。长沙雅礼中学校董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規定：校董会开会只准說英語。沅陵朝阳中学上英文課点名的时候，規定学生必須用英語回答，否則就算"曠課"。英文考得好的学生，美国"教員"就为他們介紹美国异性"朋友"。有的学校还明文規定，学生必須把英文学好，国文及格与否，不关紧要。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更加受到普遍輕視。这样一来，学生說英語倒很流利，运用本国的語言文字却不熟

练；对美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美国的地形、气候、出产等等，很能背誦一套，却忘記了祖国的伟大历史和祖国的壮丽河山。当然，美帝国主义分子高兴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中国青年忘記自己的祖国，甘心做美帝国主义的奴才。

他們还强迫学生信教。沅陵辰粹、朝阳等校都有"道理"課，名为"选科"，实际上成了"必修課"，不信教的学生就会受到种种迫害。醴陵遵道中学規定：每逢星期天上午，学生必須全体整队往城內曹家巷大礼拜堂做半天"礼拜"，非因重病或其他特殊事故，不許請假；教职員无論教徒非教徒，也要同去。此外，学生們每天三餐吃飯的时候，要特别肃靜，听到訓育主任的鈴子一响，就要全体起立唱"謝飯詩"，歌頌"上帝"；唱完，听到訓育主任第二次打鈴，才得吃飯。美国"教員"还不顧学生的反对，經常在这个学校的課堂上讲解圣經或其他宗教教义。雅礼中学同其他教会学校一样，也設有圣經課。有个美国"教員"見多数学生听圣經課的劲头不大，便花言巧語地对学生說："你們現在不是一般地讀圣經，而是讀圣經文学。这是古典文学，你們将来即使到剑桥、牛津都要学的。"（編者按：剑桥、牛津是指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他們为了进一步毒害青年，更不厌其煩地宣传圣經中的这么一句話："当别人打了你左边脸时，你还要把右边脸讓給他打。"他們硬要学生"学习"这种精神，說这是"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以誠感人"，是"最高的道德修养"。但是，骨子里就是要学生們相信：对于一切侵略势力不能反抗，只能妥协。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要毫不反抗，毫无怨言，要把整个

祖国都"奉送"給美帝国主义。这是多么阴险的毒計！

大肆宣揚美国生活方式

在这些学校里，更普遍的是宣传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引誘青年腐化堕落。不少女学校有"家政"課，教一套美国主妇的生活方式和美国"高等"交际場所的礼节。长沙雅礼中学新生入学，都要受一周的"新生訓练"，教男学生怎样給女人提皮包，怎样侍候女人上电車，怎样在宴会上拖椅子讓女人坐等等美国紳士們的伪善礼仪。学校出版的《雅礼学生礼仪》上，也印上了怎样吃西餐这一类的条文。美国"教員"甚至在課堂上大談男女怎样恋爱，在黑板上大画裸体女人，用色情来毒害学生。有一个叫梅仁里的美国退伍軍人，来到湘雅、雅礼等校教英文，教材尽是一些罗宾汉打斗故事。有一次上英文課，这个流氓竟和他的老婆在課堂上进行"观摩教学"，抱在一起亲嘴。梅仁里走了以后，又由两个退伍的美国水兵輪流教英文。上課的时候，他們竟宣揚美国人的三W（金錢、女人、酒）的生活方式，还常常教女同学唱一些淫蕩的歌曲。有一次开迎新会，这两个水兵以新"教师"的資格来参加。其中一个矮个子站起来，一边唱，一边用手指着女学生，做出一副怪样子。当时，学生們不懂他到底唱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唱一首最下流的歌，叫做什么《淫猥的你！》还有一个叫安立德的美国人，一下了課就唆使学生們打架給他看，以培养学生們的野蛮性。

有的美国"教員"平时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請純洁的学生到他住所里吃飯，吃糖果餅干。等学生們一到他的住所里，

他便給学生們看色情画报、裸体照片，甚至看“春宫画”，誘导学生們荒淫腐化堕落。

“电化教育”也是他們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长沙雅礼中学每逢星期六晚上，总要放映一場由美国新聞处供給的电影，出現在銀幕上的，經常是美国的高楼、汽車和搶劫、杀人以及女人大腿之类的鏡头。有一次，学生在一部紀录片子上看見了一座美国摩天大楼之后，紧接着又看到了一所矮小的中国茅屋。美国侵略者就是这样不遺余力地向中国人民吹噓美国的“物质文明”和宣揚中国的貧穷落后，以造成人們的“崇美”思想，不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卑鄙地侮辱中国人民

顚倒黑白，歪曲历史，灌輸反动思想，侮辱中国人民，也是美帝国主义“教員”們的慣技。他們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說成是“白种人的負担”，把鴉片战爭的起因說成是“中国人不守信用”，把美帝国主义的“門戶开放”侵华政策說成是“美国拯救了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他們极力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辯护，要中国青年認賊作父。有一次，雅礼中学一个美国“教員”上英文課的时候，硬說香港是英国的。全班学生坚决反对，說：香港是中国的領土，是被英帝国主义强占去的。但是这个美国“教員”毫不改口，并且气忿忿地冲出了教室。結果，学校当局反給了这班学生一次处罰——扣假。

这帮美国强盗，还經常侮辱中国人民，損害青年們的民族自尊心。一个美国牧师在沅陵辰粹女中，逼着学生叫他“洋爸

爸”。美国間諜俞道存的老婆俞婉英（也是美国人），在雅礼中学要学生喊她做“俞媽媽”。还有一个美国流氓，竟在雅礼中学課堂上大声叫道：“儿子們，你們懂嗎？”在沅陵的美国牧师高尔飞，有次带着几个学生去外边玩，竟指着周围的山林胡說八道：“看，你們中国的山都这样丑！我們美国的山綠綠的，山里的泥巴也比你們的漂亮得多！”雅礼中学有个名叫拷紅的美国“教員”，竟在課堂上侮辱中国人民說：“現在二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是不堪救药的。”对于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种罪行，有些学生和教师曾經起来反对，但是，往往遭到学校当局的阻挠和迫害。雅礼中学、福湘女中有些学生由于反对或“得罪”了“洋先生”，就被弄得英文不及格，甚至被学校开除。

学生得不到任何自由

在美帝国主义开办的学校里，学生得不到任何自由。一些民主进步活动，更是受到美国“教員”的仇視和破坏。一九四七年，长沙市学生举行“六二”反飢餓游行的时候，福湘女中部分学生响应这个运动，組織全校同学参加游行。学校当局在美籍“教員”“馬小姐”等人的操縱下，采取高压手段，把几个为首的学生开除了。雅礼中学的美国“訓育員”狄克逊，在学生准备出校参加游行的时候，提着木棍，凶暴地拦在校門口，威胁学生說：“要出去的，就把行李一起带走！”醴陵遵道中学美籍“校长”雷蒙恩，經常用开茶話会的形式，布置他的亲信爪牙监視师生的进步活动。

美国“教員”完全不把中国学生当人看待，經常施行打人、

罰站、晒太阳等体罰，摧残学生的身体健康。有一次，雅礼中学一个美国"教員"竟毫无道理地用木棒把一个学生的头打出了血。一个叫"石洋人"的美国"教員"，在上課的时候看見一个学生在书上划了一下，就給这个学生罰站，接着又打了他两个耳光，最后还把他丢出門外。一个夏天晚上自修的时候，天气酷热，有两个学生偶尔到网球場上散步，恰巧碰到了美国"教員"狄克逊也来乘凉。狄克逊說他們违反了校規，第二天中午就罰他們晒了两个钟头的太阳。这个狄克逊还經常强迫学生自己脫褲子，用又厚又寬的美国皮带抽打。雅礼中学的許多学生，都挨过美国人的耳光、火腿(脚踢)和"可可糖"(敲脑袋)。

学生得了病，学校根本不管。雅礼中学有个姓李的学生得了严重的腸胃病，連稀飯都不能吃，經医生証明，請求学校售給一点牛奶。可是，当时管理乳牛場的美国人孟德华說："我們自己还不够，不行！"这位姓李的学生吃不下东西，病势一天天加重，終于死了。

有时，这帮流氓成性的美国"教員"，也会装出伪善面孔。他們送点賀年片、邮票給学生，和学生在一起照照相，做"礼拜"的时候也招待点糖果。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籠絡人心，用小恩小惠来收买青年們的灵魂。在湘潭一所教会小学里，每到"圣誕节"，总有一个"圣誕老人"在台上出現，代表美国給小孩"恩賜"一点点小"礼品"。这"圣誕老人"一开口就說："我今天由美国坐飞机回来，經过太平洋，带来美国朋友給你們的礼物……今天，美国的小朋友多幸福哇！有新衣穿，有好东西吃……"他們就是要在孩子們的幼小心灵里，播下卖国亲美的

种子。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有时也把自己吃剩下来的餅干和罐头之类的东西，分給少数师生工友。但是，他們規定了一个条件：誰想得到这些东西，就必須象奴才对主子那样小心翼翼地到他們那里去請求。如果稍有"不逊"，不但得不到东西，还要挨一頓臭罵。

美帝国主义一心一意要腐蝕中国青年的灵魂，培养自己的忠实奴仆，以便达到它永久統治中国的目的。然而，广大的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美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罪行，只能激起广大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风起云涌的斗争。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人民革命炮声中，許多盘踞在各个教会学校的美国强盗，都不得不夹着尾巴逃跑了。那些潜伏下来想继续进行破坏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解放后也被人民政府驅逐出境了。作为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据点的教会学校，早已被我国人民接收过来，成为培养又紅又专人才的新型学校。

披着羊皮的豺狼

——美国間谍欧克澜的罪恶活动

远在一九二四年，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国間諜欧克澜，就来到了中国。他远渡重洋，不远万里而来，据說，这完全是为了“向中国人民传播福音”，为了“拯救灵魂”。平时，他也装得很“仁慈”，对群众施点小恩小惠。其实，他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他的双手沾滿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勾結反动势力　强占群众土地

一九三一年，欧克澜在沅陵教区当了主教。他为了积极开展侵略活动，便計划在凤凰县新开一个教堂，建立据点。可是，凤凰县城的群众，誰也不肯卖土地給他起教堂。于是，这个狡猾的帝国主义分子，便派人到汉口，鑄了一个两斤重的銀器，买了一个貴重的手表，送給駐在凤凰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师师长陈玉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力“协助”下，他果然强購到了老百姓的大片房屋基地，建起了教堂。然而，他在凤凰人民的心里，也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一九三三年，欧克澜又在沅陵天主堂后面，准备兴建一座小經堂。地皮不够，他便强占后边的一条巷子做地基。仍然不

够，又占了巷子基地对面一家姓陈的一些房屋基地。沅陵群众見他如此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都一齐起来反对。可是，这个狡猾的东西，又施展了他的老手法。他大摆筵席，款待当地的恶霸土豪高克明等人。在这些地头蛇的縱容下，公巷的主权便被他夺去了，私人的基地也被他强占了。只是为了欺騙群众，他才不得不修了两条短短的麻石路作为“抵偿”。

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勾結反动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站住了脚跟。

一貫支持蔣匪　反对人民革命

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紅軍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北上抗日。这时，老奸巨猾的欧克澜和另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翁明德，在沅陵暂时潜伏了下来。他們同沅陵县伪县长黃希新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守軍周燮卿互相勾結，进行罪恶活动。这年元月份的一天深夜，伪县长黃希新匆匆忙忙派人跑到教堂，向欧克澜报告紅軍快要到了的情况，欧克澜便連夜过河，躲到事先准备好的紅沙街山洞里去，給美国駐汉口領事館迅速拍发了两份电报，报告紅軍进城及行軍的情况。

不久，欧克澜乘飞机回到了美国。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美国的罗兰公园里，发表演說，造謠誣蔑中国共产党，叫嚷要响应美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号召”，要支持蔣介石打内战。

欧克澜在美国的时候，另一个在湘西“传教”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費文治，还不断地从汉口写信給他，对紅軍进行誣蔑，

报告紅軍活动的情况。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賫文治在写給欧克瀾的信件中說:

“欧主教:我将駐长沙的日本領事来函副本一件寄給你,这虽是一个短箋,但能将共产党最近入侵的消息告訴你,这一文件关于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概况。……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将八十名在堂內学习經言的教徒遣散归家;下午两点,我和 Dorinsia 就离开了溆浦,紅軍于二小时后即到达……。”以后,欧克瀾又来到了中国,进一步与中国人民为敌。

抗日战争时期,在美国間諜机关战略情报局的指揮下,欧克瀾把他在沅陵所把持的教堂变成了美国在湖南进行間諜活动的中心。他还把沅陵教堂內神甫住宅下面的房子全部讓了出来,作为美軍經常来往住宿的場所。这时,美蔣特务机关重庆“中美合作所”替他送来了中型吉普車、收发报机、扩音器和軍用电話机,作为他进行間諜活动的物資。于是,他便在堂內組織了所謂“五人小組”,每日用无綫电发报机向昆明、重庆等地美国特务間諜机关播送情报,并且接受“中美合作所”分配的任务。他还派另一个美国“传教士”——間諜武平輿为美軍随营司鐸,以作弥撒为名,每周星期日到凉水井美軍营里跟着美軍到处活动。不时,还有美国海軍到教堂內来联系。

那时,駐扎在湘西的美国强盜軍队,到处姦淫擄搶,胡作非为。披着羊皮的“传教士”,就正是美軍的帮凶。他們經常欺騙年青的女教友,供美軍淫乐。

一九四五年四月,欧克瀾还亲自到重庆,会見了蔣介石,积极策划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他以后供認:“当我謁見蔣介石时,……我以我的态度及言語向他保証了沅陵教区传教士及教徒們在同一斗争中(編者按:指反共反人民)的忠誠。我們的将来似乎系于他的生存。”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美帝国主义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它一面派軍队帮助蔣介石屠杀中国人民,一面派間諜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当美軍从湘西撤走的时候,就把大批的軍用物品,例如槍支、子弹、降落伞、收音机、軍毯等等留給了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国間諜,供他們进行反革命活动之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梵蒂岡“駐华公使”黎培里来到中国,协助蔣介石发动内战,要教友們“集中力量与国民党政府密切联系”,并且亲自到湖南进行部署。于是,当时湖南天主教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更加猖狂了。他們利用講道的机会,对共产党进行造謠誣蔑;許多教堂內貼滿了极端反动的标語和口号;許多教会学校的师生被逼参加反共的“祈祷和平大会”。在这一切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中,沅陵教区的主教欧克瀾更是一馬当先。正当一九四七年蔣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他亲自坐飞机到北平,向杜魯門的“特使”魏德迈和美国間諜机关汇报了湘西的“情况”,并且接受了新的“任务”。

湖南解放前夕,美国政府間諜机关又向欧克瀾作了“重要的指示”。欧克瀾的爪牙賈威后来供認:“我們要鼓励土匪继续与所有的敌人(編者按: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抗,要鼓励他們破坏交通、公路、桥梁、电綫等物。在人民中間,我們将

暗地宣传散发謠言，破坏新政权信誉。总之，我們要尽力使人民与解放軍隔离。同时，还要我們将每星期可能得到的地方消息寄出去。"（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賈威笔供）

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当解放軍横渡长江，揮师南下的时候，住在沅陵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欧克瀾，連续接到了"教廷公使"要他們"坚守崗位"的"訓令"和"指示"。同时，他还奉命在必要时"退居幕后"，"在一切表面上的事情上，可讓中国神甫以你的名义执行去，但实际上一切权利仍归于你。"湘西解放以后，他們就根据美帝国主义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罪恶活动。

搜集我国情报　供給美国政府

解放以后，欧克瀾和他的爪牙，搜集了大量的关于我国軍事、政治、經济等項情报，供給美国政府。欧克瀾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就曾笔供："我承認解放后，在宗教的掩护之下，我利用許多方法收集新政府軍事、政治、經济、文化和反动武装的情报，反对人民政府。我并且利用各种方法，将上述情报轉递給美国政府。……情报的总数約有五百九十四件。"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欧克瀾的爪牙賈威也曾笔供，他們所搜集的情报是：

"一、軍事情报：有关解放軍的装备、紀律、体力、訓练、工事、警卫、重要据点占領、路条制度、兵員补充、参軍期限和部队移动等等。

"二、政治情报：鎮压反革命、政治教育发生的作用、思想

改造、学习情况、抗美援朝高潮、群众运动及捐献等等。

"三、剿匪情报：有关解放后的轉变、剿匪經过情形、部分坚持的实况、迫待經費供給与組織的需要、各地区匪情的报导、民兵制度的制定及剿匪部队的动向等等。

"四、其他有关交通、文教、宗教等各項情报。"

勾結土匪武装　阴謀反革命暴乱

欧克瀾等帝国主义分子，同湘西土匪头子龙云飞、周燮卿、李国鈞、陈汉章、陈子賢、犹国才、颜梧、张玉琳、汪援华等，向来就是"亲密合作的朋友"。欧克瀾供認："我和所有任何反对解放运动的团体結成精神上（！）的同盟。……不管其为国民党軍队，土匪或是个别政治和軍事的首領及煽动者，我都对其同情，只要他們反共我就滿足了。"他們給土匪"物质上的援助……免費招待与診治，……援助軍粮，这些事情都是很普通的。""大匪……龙云飞……我設宴招待他，……在王村、永順也受到天主堂的款待，……叶茂弟神甫在凤凰帮忙过他的兵士，与龙本人也很好。""精神上的援助：……湘西每一个人都知道天主堂的立場，我們都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我們鼓励青年参軍（参加土匪軍队），也是我們給予的精神援助。"他們不但欺騙青年人去当土匪，而且亲自出馬，拉教徒去当土匪，把天主堂作为土匪的避难所。欧克瀾供称："一年以后（一九二八年），当我在沃溪时，蓝监牧給我写来一个条子，說他送来张毕先生及其姪，要我暂时招呼，蓝监牧說：张毕就是他們在辰溪外围所碰見土匪里的人……张毕在天主堂搞了

十九年。"（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笔供。）

解放以后，欧克瀾为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利益，竟勾結这些土匪武装，阴謀反革命暴乱。一九四九年七、八月，欧克瀾就派他的爪牙賈威到广州、香港，套購銀元一万元、黃金八十两，用飞机运到芷江，再用卡車运到沅陵天主堂內，为解放后組織反革命暴乱筹备經費。

一九五〇年三月，他又派遣賈威，以过"复活节"为掩护，到沃溪、柳林汊勾結匪"湖南人民救国联軍軍长"胡光印、匪"反共九路軍大队长"胡大武、匪"湘西人民救国軍总司令"宋官荣等，資助他們进行反革命暴乱的經費、武器、粮食、医药，要他們"打游击"，继续与人民为敌。賈威还利用他的发报机，替宋匪官荣与台湾国民党残匪取得联絡，阴謀組織武装暴乱，攻占芷江飞机場。这一切，后来賈威都不得不招供了。他說："我給了粮食和金錢援助他們，同时我还送了槍支、弹药給宋官荣。"（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笔供）"从一九五〇年三月到八月这六个月中，特别是关于土匪的联系方面，在我言行上，严重的損犯了人民政府。……"（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笔供。）"我曾到胡大武家去拜訪过两次，头一次是要他轉告宋官荣，說那时候湘西任何反抗解放軍的队伍，都不能期望得到外界的援助，由于芷江飞机場在解放軍手里。湘西反抗队伍，应該尽可能打下来！"（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笔供）

对于这些罪恶活动，賈威曾經数度向欧克瀾作了报告，都得到了欧克瀾的贊揚。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欧克瀾就写信給賈威說："无論从那方面說，这个工作是值得喝采的，这个

报告能吸引注意，因为它是眞的，如果落在外人手里，对我們眞是危险。"

然而，他們"喝采"得太早了。当賈威和土匪宋官荣还在阴謀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时候，宋官荣的土匪武装就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軍歼灭了，宋官荣本人也被人民政府鎭压了。这就給了欧克瀾、賈威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以有力的回击。难怪宋官荣被鎭压以后，賈威还深为惋惜地向欧克瀾报告："謠传宋官荣已經完了，各方消息来源同时証实他是星期日死的。我想那旧事是无用的工具了，我們复活节之行已成虎头蛇尾。"

隐藏軍火器材　妄图伺机再起

随着淸匪、反霸、鎭反、抗美援朝等革命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欧克瀾等眼看他們的"好朋友"——走狗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他們的处境越来越孤立了，于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反革命手法。一九五一年一月，欧克瀾指示湘西各地天主堂，把大批罪証烧毁、破坏，把軍火、通訊器材隐藏起来，企图伺机再起。以后，經我公安机关查获和欧克瀾本人供認的罪証有：

一、通訊器材：在沅陵天主堂查获收报机两部、发报机一部、电鍵一个、眞空管四十七个、其他通訊器材七十五件；在保靖天主堂查获电鍵一个。

二、軍火武器：在沅陵天主堂查获有手榴弹、子弹；在凤凰天主堂查获有左輪手槍、子弹；在永順天主堂查获有地雷、六〇炮引信；在辰溪天主堂查获有軍刀；在保靖天主堂查获有加拿大手槍。

三、軍用物資：在沅陵天主堂查获有軍用收音机、鋼盔；在保靖天主堂查获有防毒面具及大批鋼盔；在芷江天主堂查获有軍用收音机、发电机及电訊器材；在辰溪天主堂查获有軍用收音机；在沅陵、芷江等地还查获了很多隐藏的軍用物資。

四、其他：在沅陵天主堂查获隐藏的諜报活动經費金条八十两，銀元九千零十元，烈性毒药氰化鉀一磅。

五、文件：据欧克瀾供認："一九五一年五月底六月初时，我指示莫麟(編者按：莫麟是欧克瀾的秘书)将这些有关我个人的秘密信件予以毁灭"。除了大批毁灭的文件以外，还查获了包括欧克瀾等勾結反动武装、供給情报、勾結美蔣匪帮及破坏民主教徒爱国运动等方面的罪証一百二十多件。

造謠破坏　誓死为敌

欧克瀾及其帮凶，在解放以后，一直进行造謠破坏，誣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是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他們以为机会到了，便利用宗教迷信，捏造了一連串的謠言，說什么"圣母在美軍上空显圣"，"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杜魯門答应給蔣介石七个原子弹"等等。他們还不断地传播反动的宣传品，例如《彻底的反共》、《共产党的症瑕》、《中国与共产党》等小冊子。他們妄想通过这一切罪恶活动，破坏我国广大人民的抗美援朝爱国热情，乖乖地跟着他們跑，从而使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一步进攻中国的可耻目的得逞，使美帝国主义重新騎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欧克瀾以后也不得不承認："我承認我是一个美国間諜，在宗教

的掩护下，在中国内地进行反对中国人民政府的斗爭。"(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笔供)"我妄想这种工作(編者按：指間諜活动)对共产主义的最后顚覆，与以美国为首的集团的最后胜利，能起(即令是少許)战略性的影响。"(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笔供)"我是这些不可饒恕的罪行中的主要角色。……""我指揮着一种誹謗战役，在中国开始，而又带到了美国。"(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笔供) 他的爪牙賈威也不得不招供："从事間諜的人，他完全仰賴于雇用他的政府，他可以以各种姿态出現，他可以操各种只要他熟练的职业，常常要能将自己眞正的目的隐藏在合法的工作掩护之下。"(一九五二年三月三日笔供)

欧克瀾等操有"熟练的职业"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罪恶活动。他們的一切罪行，都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一部分。这群豺狼一貫伪装成中国人民的"福音使者"，但是，这并不能长期掩盖他們的反动本质。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剝削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已經学会了怎样認識敌人的本領。因此，这一小撮帝国主义分子，只能够落得可耻的下場。一九五三年四月，在广大觉悟了的人民群众的检举下，經过我公安机关的詳細偵訊，欧克瀾等这些罪大恶极的帝国主义分子，終于被我公安机关逮捕了。人民政府为了維护人民的利益，保卫祖国的安全，在大量确凿的証据面前，在这撮帝国主义分子承認了自己的犯罪活动以后，已經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把他們驅逐出境。

湖南圣經学院的前前后后

葛蔭华的間諜活动

湖南圣經学院是美国"传教士"葛蔭华創办的。一九〇一年，葛蔭华就在长沙学院街設立了"內地会"，披着"传教士"的外衣，进行間諜活动。他于一九一一年开始組織"逐家布道团"，到农村"布道"，并且規定每个"布道員"必須深入穷乡僻壤，对各地的政治、經济、地形、交通、关山要隘、风土人情和人民需要等等，作詳細的調查了解，写成书面材料向他汇报。"布道員"們在葛蔭华控制指揮之下，不仅深入了湖南农村，連湖北、江西、广西边境也有他們的足迹。这个"逐家布道团"，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賞識和贊助，发展很快，一九一七年就由原来的两队增加到六队，由原来的十人增加到五十多人了。

由于"布道"工作的需要，葛蔭华决定开設学校，訓练"人才"，同时因得到美国洛杉磯圣經学院的准許，在湖南設立分院，于是，他即在长沙小吳門外韮菜园租購房屋，筹办湖南圣經学院。

湖南圣經学院于一九一七年成立以后，美帝国主义分子的間諜活动，便在"传教事业"的合法外衣掩盖下，更加猖狂起

来。一九二七年，他們曾經派人到江西刺探紅軍的下落；一九三〇年，又派人前往江西分宜苏区，进行間諜活动。

一九三三年，蔣匪介石和宋匪美龄从南京来长沙，到过圣經学院。葛蔭华聚集該院师生一百多人，举行盛大欢迎会。葛蔭华在致"欢迎詞"的时候說："自蔣委員长在上海受洗，做了教友以后，我有一张委員长的相片，放在我的书房桌上。我每天早晚都为他祷告。这是基督教的本分。《圣經》告訴我們：要为执政的祈祷。"他說完，即由蔣匪致"訓詞"，說："基督教的博爱平等自由的精神，是很伟大的，要有耶穌救人的牺牲精神，才可以救中国。"会上觥酬交錯，互相吹捧，最后并合摄一影，方才"尽欢而散"。

一九三四年，蔣匪到了南岳。圣經学院就在南岳筑了一座桥，命名为"福音桥"，作为他們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紀念。

一九三七年，为了勾結日本帝国主义，葛蔭华命令分散在各地的"布道团"，用书面向他报告情况，繪寄地图。他根据这些資料，再繪制湖南詳細地图和长沙市区詳图，送給日本和美国領事館。在长沙市区詳图上，还以特別的标志标出圣經学院的地址。

一九三七年，圣經学院招收了一个名叫柯天尝的台湾学生。他和葛蔭华的关系很密切。他每周周末必到日本領事館汇报情况。后来，葛蔭华还把他分配到"布道团"，深入內地活动。

以上事例，說明这个湖南圣經学院的創始人在中国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間諜活动，是无可爭辯的事实。他不仅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而且同中国反动头子蔣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有

千絲万縷的联系。他的两手，沾滿了中国人民的鮮血。

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武器

一方面是"传教事业"，一方面是間諜活动。然而，这两者在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政策中又是統一的。作为"传教事业"来看，湖南圣經学院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宗教侵略的堡垒之一。在美国侵略者的眼中，开办湖南圣經学院，正是他們在中国"心脏地带"实行"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宗教侵略的一个大計划。美国洛杉磯圣經学院一九四六年出刊的一月号校刊里，就有一篇文章这样說：

"原子弹是毁灭性最大的武器，但还不是我們最有力的武器。我們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

这种精神武器是什么呢？"传教事业"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来說，"传教事业"的确是比原子弹效力更大。因为原子弹的杀伤力到底是有限的，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这对于帝国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而"传教事业"，却是利用宗教鴉片来麻醉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灌輸崇美、亲美、恐美思想，从而使中国人民認賊作父，甘心做美帝国主义的奴隶。因此，当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湖南圣經学院的监督饒培德（美帝国主义分子）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了他的猖狂活动。他揚言要使圣經学院"成为一个神学和灵性訓练的巨大中心"。換句話說，就是要貫彻执行他的老上司美国洛杉磯圣經学院院长德路义給他的指示："招募成千成万的中国青年，加以訓练，派遣他們带着福音书，与共产主义作斗爭"。

他們除了經常維持有十多个"布道团"长期在各省、县、乡游行"布道"，刺探情況，搜集資料，宣传宗教迷信，向中国人民灌輸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外，还在校內利用"神学"講台，向中国青年大肆灌輸极其反动的思想毒素。他們强調"属灵"的重要性，借着"超政治"的幌子，禁止学生閱讀教外书籍和报紙。他們把劳动和爱国都列为"犯罪"的"世俗"行为，在圣經学院不許悬挂中国国旗，不許学生学习中国历史。他們胡說什么中国人民是"待决的囚犯，灭亡的灵魂，应受懲罰"，要学生背叛自己的祖国，背叛中国人民。与此同时，却又大肆宣揚美国是"天堂"、"王道乐土"，美国人是"上帝的宠儿"、"天之驕子"、"拯救人类的英雄"、"和平的天使"，要学生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

残害儿童的魔窟

抗日战爭胜利以后，圣經学院的美籍"传教士"戴湛恩为了执行他上級的命令，毒害和残杀中国儿童，借"慈善事业"之名，在湖南圣經学院开办了一个孤童部。在孤童部里，美帝国主义分子专門慫恿年紀稍大一点的男孤童去强姦女孤童，并且唆使孤童們用石头、鉄棍、小刀互相撕打。当孤童們彼此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分子就洋洋得意地拍成照片，寄到美国杂志上去登載。孤童部有孤童一百多人，但是一共只雇用了两个保育員和訓育員，孤童們的生活，眞是不如猪狗。有一次，一个姓祖的孤儿，因为口渴找不到开水，就爬到灶上

去拿。鍋大水开，蒸气冲溢，这个小孩一下子就跌进了鍋里。等到保育員发覚的时候，他已經快被煮成肉泥了。就是因为办了这样一个残害中国儿童的所謂“慈善事业”，戴湛恩竟被美国战争头子麦克阿瑟大为賞識。麦克阿瑟写信給美国洛杉磯圣經学院院长德路义說：“你要多多培养这样的人才到中国去，到亚洲和其他地方去”。

造謠誣蔑的大本营

当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强大，美蔣反动統治搖搖欲墜的时候，湖南圣經学院代理监督、美帝国主义分子义柏龄，就更加猖狂地在校内大肆散布各种无耻謊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誣蔑。当时，湖南圣經学院簡直成了一个造謠大本营。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欺騙下，一些教职員曾經多次停課禁食，为“危急的局势”而祈祷。

帝国主义分子除了大肆誣蔑和咒駡中国共产党以外，还利用“神学”名义，曲解《圣經》，誣蔑和咒駡当时积极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苏联。他們居然把这种誣蔑和咒駡作为教材，列入課程。例如，他們在《启示录講义》中，把罗斯、米設和土巴硬指为俄罗斯、莫斯科和托波尔斯克，說什么“上帝要毁灭俄罗斯，天上有火降来，立刻将他們完全毁灭”。美帝国主义分子德路义曲解《圣經》中《以西結书》第三十八、九章，滿口血腥地用“上帝”来咒駡苏联，說什么“上帝会叫冰雹、雷电、暴风、瘟疫和天火把苏联化为灰烬”。最后，他不得不供出这个所謂“上帝”，原来就是全世界人民的死敌美帝国主义。

解放以后，美帝国主义分子仍不死心。美帝国主义分子义柏龄，以湖南圣經学院代理监督的名义，妄图利用圣經学院进行阴謀活动。他仍然借着講授“神学”，来散布反共反苏的謠言，并且威胁参加爱国游行的学生。他誣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还經常以原子弹、氢弹来吓唬学生，企图借此散布恐美思想，动摇我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必胜信念。

一九五一年，湖南省宗教界“三自”革新运动广泛展开，湖南圣經学院的师生終于覚悟过来，勇敢地揭露了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勾当。这批无恶不作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被人民政府驅逐出我国了。

烏云压山城

——美国強盗在沅陵罪行的片断

沅陵城，是湘西的一个山城。城区四周，山环水抱，翠峯迭起，风景十分秀丽。

然而，解放以前，就在这风景如画的山城頂上，却压盖着团团烏云。那时，这里的人民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除了飽受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外，还慘遭美帝国主义的凌辱和屠杀。

早在四五十年以前，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就伸进了沅陵。一批一批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打着"传教"的招牌，披着"慈善"的外衣，首先在东关大建教堂，把十字架高高地聳入云空。后来，又陆续办起了宏恩医院、天主堂医院、朝阳中学、貞德女中，还有孤儿院。花样不少，但都是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基地，是毒害和残杀中国人民的魔窟。

一手拿糖　一手拿鞭

在这些教会学校里，几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成了师生們头上的霸王。他們一手拿糖，一手拿鞭，对軟弱的用糖哄，对刚强的用鞭抽。他們千方百計地企图使中国青年丧失民族气节，成为美帝国主义馴服的奴才。

他們强迫学生們吸食美国"精神鴉片"。充滿毒素的美国书刊、美国图片、美国音乐，直到宣揚糜烂的美国生活方式，眞是无毒不有。他們硬要学生相信美国的一切都比中国"好"，相信《圣經》是"眞理"，相信"上帝"、耶穌是"救世主"。他們威逼学生們天天做"祷告"，使学生們起床、吃飯、睡覚都不得自由——事先要排成队跪下来，一句句地"祈祷"。学生們稍有"不当"之处，就被扣飯或者关进黑房子里。有一次，貞德女中一个学生，因念錯了两句祷詞，被美国洋婆子"西师母"发現，就被認为是"大逆不道"。"西师母"当場就揪着这个学生的耳朵，把她拖了出来，要她跪下"忏悔"。接着，又把她关进黑房子里，一天一夜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不放她出来大小便，也不准她在黑房里大小便。"西师母""警告"她說：如果在黑房里大小便，就要被綁在长凳上脫下衣服挨揍。当时，有个同学偸偸地递进一只小罐給她用，結果同遭毒打。另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祷告的时候笑了一下，也被美国佬用鞭子打得遍体鱗伤。还有一个名叫向月英的学生，因为不相信"人是上帝造的"的鬼話，也被美国佬踢倒在地。对于那些被騙入了基督教的学生，美国佬便从經济上和学业上都給予"特殊照顾"。美国佬还用糖果哄騙学生們去听《圣經》課。

对学生如此，对中国教員也不例外。美帝国主义分子高尔飞和宝翰臣等人，經常用"深造"、"提拔"的花言巧語籠絡中国教員，甚至用金錢收买愿意死心踏地为他們效劳的人，充当他們进行思想奴役的帮凶。对于那些思想作风比較正派的教員，則是百般打击和恫吓。有一位姓梁的教員，因为在会議上不同

意宝翰臣的极端反动的意見，結果被解雇了。高尔飞經常对师生們发出威胁性的言論："什么人都可以对不起，但不可以对不起天主。"意思是說：美国人就是"天主"，是得罪不得的。

美帝国主义分子还公开向青年学生們灌輸奴才思想和販卖强盗哲学。他們叫嚣什么"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就得陪他走两里路"、"有人夺取了你的东西，不需再要回来"、"我們要馴服于那些掌权的，因为掌权的都是出于上帝的命令"。他們甚至公开向学生提出："你們要爱你們的仇人！"以此来麻醉青年們的思想，使他們敌我不分，认敌为友，全心全意做美国侵略者的奴才和馴服工具。

名为医院　实为魔窟

在教会医院里，美国强盗的双手也沾滿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所謂"宏恩医院"，实际上就是一个杀人魔窟。医院的病房，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病房，自然是那些有錢有势的官僚、地主住的。下等病房，則是穷苦劳动人民的囚牢。穷人入院以后，不但得不到稍好一点的医药治疗（"盘尼西林"之类的药，穷人根本就沒有份），反而要被强逼做"祷告"，不能起床的就得躺着念祷詞。因此，病輕者加重，重者致死。太平間（停尸房）經常有"尸滿之患"，沒有哪一天不增加死尸。更惨无人道的是，有些还沒有死的重病号也被丢进太平間，活活地被埋死在尸堆里。有一次，乡下抬来一个重病的穷苦农民，带着痛苦和恳切的表情，希望美国人能挽救他的生命。可是，美国医生一見他衣着破烂不堪，便捏着鼻子走了。这个病人再三要求收留，美国"医生"連看都不看一眼，就說他快要死了，当即派人把他丢进太平間里。这可怜的穷病人，就这样躺在尸堆里，不断地发出"我沒有死啊！放我出去呀！"的低微呼救声。当家属来領"尸"的时候，他还沒有断气。后来，抬回去被中医診好了。

象这样幸存的病人是絕无仅有的。那被关在停尸房活活冻死、餓死、痛死的，倒是数不胜数。人死了，美国"医生"有时还不許死者的亲属瞻看遺容，准許看的，也看不到遺容了，因为美国佬为了掩盖自己挖病人的眼珠和心肝等滔天罪行，早已經用白胶布把被害者的尸体从头到脚紧紧地裹住了。

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給中国人民的"宏恩"！

残害孤儿　邀"功"請賞

孤儿院，也是这群劊子手的屠場。他們通过各种欺騙手段，从各地收养了一批孤苦儿童，以供他們奴役和残杀之用。孩子們进了孤儿院，就再也不能与亲人見面了。他們成年累月地被关在几間黑房子里，吃不飽，穿不暖，挨打受罵，遭尽折磨，一个个瘦骨嶙峋，遍体鱗伤。一九四八年，美国修女弄来一只洋狗，竟叫孩子們排着队伍去"迎接"，又逼着孩子們同狗睡在一起。她們把鸡鴨魚肉喂狗，却把骨头丢給孩子們吃。这还不够，她們还故意用桐油炒菜給孩子們吃，不吃就硬灌。孩子們吃得上呕下泻，黃德撒等許多小朋友就这样給弄死了。孩子哭的时候，美国洋婆子就把他們塞进鸡籠里，不給飯吃，甚至把孩子按到尿桶里去淹。

孩子稍大一点，就得做苦工，还得給美国佬倒馬桶。稍有

不如美国佬的意的，馬上就会遭到毒打。一天夜里，一个名叫龔菲伯的孩子，給他們开門开慢了一点，就被美国修女一脚从楼上踢了下来。美国修女还抓着她的头朝墙上狠狠地撞，把她的头发抓断了一大把，头上也砸了一个洞。一天，女孩子滿芳珍沒給他們倒馬桶，美国修女彭德馨便把她的头按在馬桶里，达数十分钟之久，还不許哭。結果，她两只眼睛被尿水浸坏而失明，不上一年就死了。

孩子生了病，遭遇就更加悲惨，不但得不到医药治疗，反而受到种种折磨。有一个孩子生了重病，睡在地上无人照管，鼻子和耳朵都被老鼠吃掉，不久就死了。

在美帝国主义的残害下，孤儿院大批的孩子死亡了。据不完全統計：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八年，被残害的幼儿，就有二百五十多人。解放以后，在美国天主堂的十字架下，还发現不少小孩的骨头。

美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了中国儿童，还大放厥詞替自己的罪行辯护，叫喊什么"嬰儿早日死了是有福的，因为死后可以升天堂"、"残废是天主安排的"。他們甚至把嬰儿死亡的数字列为"传教成績"之一，向他們的头子邀功請賞。

美国兽兵　无恶不作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又先后来了一批美国兵。这是一些江洋大盗。他們带着美制卡宾槍，穿着美国大皮靴，在沅陵城乡无恶不作，到处搶劫、强奸和杀人。

美国兽兵强奸妇女的事，层出不穷。有些妇女不是被害得

羞憤自杀，就是被輪奸致死。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一天，有三个青年女学生在沅陵尤家巷外散步，忽然看見一个美国兵象餓狼般地扑了过来，便赶快跑开。有一个沒有躲脫，就被美国兵抓住强奸去了。学生們到处找她，以后才在对河車站的一个山上发現了她的尸体。还有一个女学生，被美国兵搶去一天才放回来。她回来以后悲憤塡膺，三天沒有吃东西，最后投河自尽了。学生們对于美国兵的兽行极为憤怒，但是校方不但不管，反說什么"家丑不可外揚"，不了了之。象这样无辜受害的妇女，是不胜枚举的。

美国兵还随便打人、罵人，甚至肆意开槍杀人。一九四七年，美軍在沅陵教場坪附近办了一个"中美訓练班"，"訓练"从各县抓来的农民，充当反共的炮灰。一个星期天，朝阳中学有十几个学习騎自行車的学生，騎着車子来到了教場坪。当自行車还沒有駛近"訓练班"的房子的时候，美国兵就凶神恶煞般地闖了过来，不由分說，抓住一个名叫修泽荣的学生，劈面就是两个耳光，还把他的車子搶到兵营去。修泽荣跟到兵营要車子，三四个美国兵竟拿起皮带和槍把子，又是給他一陣毒打，把他打得暈倒在地。

…………

然而，烏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一九四九年，随着解放大軍南下，沅陵人民拨开了云雾，見了青天，推翻了封建反动統治，也斬断了帝国主义的魔爪。那些无恶不作的美帝国主义阴謀家和劊子手，有的早就夹着尾巴逃跑了，有的被人民政府驅逐出境了。从此，沅陵城开始了自己的青春。

殘害儿童的魔窟

——美帝国主义在衡阳"育幼院"的罪行

解放以前,湘江河畔的衡阳东岸賴子石地方,有一幢阴森森的大楼。大楼的屋脊,竪着一个高大的十字架; 四周的青砖围墙上,架起了一道道的鉄絲网; 巨大的鉄門,釘着密密麻麻的鉄刺。这就是当年美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魔窟——衡阳"育幼院"。

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衡阳的时候, 衡阳市以及市郊区的許多儿童,失去了亲人,无家可归, 流浪街头。美帝国主义企图把这些孩子培养成为他們侵略中国的工具,便打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伪善招牌,开办"慈善事业机关"。一九四五年, 美帝国主义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衡阳合办了一个 "育幼院",从"上海基督教門諾会互助促进社总社"派来美籍传教士賀亚倫、賀美丽、高甘霖三人,分别担任了"院长"、"教育主任"和"总务主任"等职务。

这三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为了便于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間諜活动,来到中国以后, 就取了中国名字, 拼命学习中国語言和风俗习慣。但是,他們阴险毒辣的本质, 是掩盖不了的。賀亚倫这个家伙,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是一个杀人不見血

的刽子手,所以人們都称他为"笑面虎"。賀美丽是賀亚倫的老婆,滿口花言巧語,对孩子們的思想毒害最深, 因此人們罵她做"狐狸精"。高甘霖則是一个凶如恶狼的东西,是直接迫害孩子們的凶手,人們无不罵他是"吸血鬼"。这三只野兽妖魔糾合在一起,任意糟踏中国孤儿,造成了許許多多駭人听聞的悲慘案件。

奴化教育和非人生活

为了不讓孩子們知道自己的父母和祖国, 这些美国佬在孩子們进院的时候,就要孩子們改名換姓,而且一直不許孩子們出大門。他們对孩子們施以奴化教育,逼着孩子們每天参加五次宗教仪式,每周上三节圣經課。还設立了"学道班", 强迫年滿三周岁的孩子都要念圣經,唱圣詩,做祷告。

除了进行奴化教育以外, 院方还强迫孩子們象奴隶一样地进行劳动,并且不讓孩子們吃飽,平均每人每天只給四两多粮食。每到开飯时間, 孩子們就排着"长蛇陣",在大坪里等待着分給一瓢照得見人影的稀飯。排在前面的孩子能吃到一碗粥,排在后面的孩子經常連洗鍋水都喝不上。一天,一个名叫廖貴貴的女孩子,被"狐狸精"賀美丽罰跪,一直跪到开飯以后。她起来的时候, 見有些孩子已經吃过了,怕沒有了稀飯,便赶忙向吃过了的同伴借了碗筷,站在队伍后头。在場监督的"吸血鬼"高甘霖,看見她碗里有米湯印子,硬說她"想吃双份",劈手把她的碗搶了过去摔在地上,并且抓起湯瓢,舀起滚烫的稀飯,对着廖貴貴的脸泼去。廖貴貴被燙得在地上直打滚,"吸血

鬼"又走了上去,卡着她的脖子,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竟把她打得七孔流血而死。

八尺岭上尸骨成堆

一九四六年夏天,院內設了两个婴儿班,共有九十多个婴儿,但是只有两个中国媬姆。媬姆們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笑面虎"賀亚倫要求增加护理人員,"笑面虎"不但不答应,反而无恥地說:"一切都有上帝的安排,保祐这些孩子个个升上天堂。我們应为孩子的死而快乐……"婴儿們缺乏营养,他們只有一些发了霉的豌豆粉吃,吃得个个小脸蒼白,坐不正,立不起,得了軟骨病。有很多孩子两三岁了,还不会笑,只会哭,只会躺着,連喝水也坐不起来喝。几乎每一个婴儿都是遍身烂疮流脓。幼弱的婴儿,怎么經得起这样残酷的折磨!九十多个婴儿,一个夏天就死了八十多个,到了这年冬天,仅留下八个了!这八个侥幸留存下来的婴儿,体重都不足,发育不健全,共患有十多种疾病。

死亡也威胁着全院所有的孩子。就是夏天瘟疫流行期間,院內也根本不給病童以医药治疗。美帝国主义分子說是为了孩子們的"健康",搞过一个"传染病童隔离室"和"重病号疗养室"。他們把五岁以上的病童送进"传染病童隔离室",把五岁以下的病童送进"重病号疗养室"。孩子們被送进去以后,帝国主义分子一不讓医生进去看病,二不許媬姆送水送飯。就这样,孩子們一个个被活活地餓死、拖死了。孩子死得太多,掩埋不及,"育幼院"就雇了两个人,专門做埋葬死尸的工作。这两

个人白天睡觉,夜晚由"吸血鬼"带着,背上麻袋、竹簍,闖进病房去收尸。"吸血鬼"还逼着他們,把許多还活着的病孩子也往麻袋里装,往竹簍里丢。这些被残杀的孩子,都被抛在市郊荒凉的八尺岭上,任凭野狗和烏鴉搶食。现在中国人民解放軍某部的資朝保同志,当时就差点惨遭活埋。

那是一九四六年八月,資朝保刚滿五岁。他在"育幼院"里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有一次,他得了重伤风,三天不沾米水。"狐狸精"賀美丽知道了,馬上叫人把他背到"传染病童隔离室"去,并且假惺惺地对中国媬姆說:"孩子可怜,早就該隔离治疗了!"朝保一进"隔离室",就吓得"哇!"地哭了起来。他站在那阴沉沉的房子里,只見几张白木床上,象放干魚般地摆着一些小孩,有的两只脚磨成窟窿,鮮血直淌;有的两只眼睛翻白,嘴皮烧得像鍋巴;有的被老鼠咬掉了耳朵,挖去了眼睛……。于是,他大声嚷着要出来。"狐狸精"怕他把这种惨景传出去,馬上卡着朝保的脖子,"啪!啪!"就是两大巴掌,接着,"嘣!"的一声,把門鎖住了。小小的朝保当即昏迷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經夜深人静。他正要爬起来,忽听得門开了,只見"吸血鬼"带着两个收尸的人闖了进来,并且逼着那两个人,象老鷹叼小鸡似的,不分死的活的,抓起来就往麻袋和竹簍里装。朝保見了,毛骨悚然,乘"吸血鬼"沒有留神的时候,輕輕地滚到床底下的暗角落里。等"吸血鬼"和那两个人走了以后,他赶快从窗口上爬了出来,才侥幸地保存了自己的生命。

“認养娘”的把戏

一九四八年“圣誕节”前夕，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对孩子們进行奴化教育，又象往常的“圣誕节”一样，在孩子們当中搞了一个“訒养娘”的活动。

所謂“訒养娘”，就是欺騙孩子們写信訒美国人做“娘”。“笑面虎”賀亚倫規定了写信的內容：美国是人間的“救世主”，“拯救”了中国的孩子；美国是人間“至高无尚的文明国”，是中国孩子的“生身父母”等等。孩子們不会写字，他便叫他的狗腿子为孩子們“代笔”。信写成了，他又为孩子們安上个美国名字，而且采取欺騙、威胁等种种手段，叫孩子們按上手印。

过了“圣誕节”，“笑面虎”又接着搞了一次“复信会”。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十多封英文信件，在会上宣讀，并且对得到“回信”的孩子分别发給美金、衣服和罐头，說是“美国养娘”寄来的；对四个受奴化教育比較深的孩子，宣布要把他們送到神学院“深造”，将来“提拔当牧师”；把那些受奴化教育比較浅、不愿意訒“养娘”的孩子，一个一个地拖出来，送到“禁閉室”和“忏悔厅”里，跪在耶穌象前“忏悔”。

一个叫牛小珠的孩子，虽然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很有骨气。他坚持不肯訒美国佬做“养娘”。他在美国佬逼孩子們訒“养娘”的时候，理直气壮地說：“我有我的父母，我不要外国‘养娘’！”頓时，“笑面虎”就消失了假装的笑容，双手抓住牛小珠的衣領，狠狠地看了几秒钟，发疯似地吼道：“魔鬼！魔鬼！”“吸血鬼”和“狐狸精”馬上搶了过来，把牛小珠的衣服剝光，把他

綁在十字架上，在雪地上拖来拖去，拖得他全身血肉模糊，鲜血把雪地都染紅了。这时，許多小朋友被吓得大声哭了起来。于是，“笑面虎”又恢复了常态，假惺惺地对孩子們說：“孩子們，我主耶穌的小綿羊！你們不要痛哭，不要悲伤。他是魔鬼附身，他背叛了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对他的懲罰。这样，他的罪过将要輕一些，或許还可以升上天堂……”然而，孩子們看得十分清楚：魔鬼不在天上，也不会附在同伴們的身上，而在他們的身边，那就是杀害牛小珠和其他許許多多同伴的美帝国主义者！

把孩子当商品販卖

当中国人民解放軍大举南下，衡阳接近解放的时候，这群美帝国主义分子眼看孤儿們快要得到自由了，很是不甘心。他們采用种种方法，把大一点的孩子当作“商品”拍卖。有些男孩子被卖給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有些女孩子被卖給妓院当妓女，或者被卖給地主、官僚們做小老婆。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在“笑面虎”的会客室里，“吸血鬼”陪着一个六十来岁的姓万的地主，观看了“育幼院”所有女孩子的照片，并一个一个地加以介紹。这地主睁起那双貪婪的三角眼瞧了老半天，然后取下了一个名叫凌房友的女孩子的照片，馬上向“吸血鬼”交了五十块銀元。这老狗立即要把凌房友带走，“吸血鬼”說“姑娘要坐花轎”，要老狗第二天派花轎来接。当天晚上，“吸血鬼”借口找凌房友談話，就把她强奸了。十六岁的凌房友寃屈难申，悲憤万分，到地主家的第二天就上吊

自杀了。她用自己年輕的生命，控訴了美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阶級的罪恶！

凌房友的噩耗传到"育幼院"，孩子們都气憤得咬牙切齿。有的孩子气憤不过，就跑去找"吸血鬼"进行說理斗爭。孩子們还沒有說上几句，"吸血鬼"就张牙舞爪大吼起来："你們吃美国的飯，还要反对美国嗎？你們都得躭心魔鬼的捉弄啊！"

衡阳"育幼院"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統治的三年多时間里，共接收、騙进和抓进了一千二百多个孩子，到解放的时候，仅留存一百零八个了。据不完全的統計，在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这短短的两年时間里，"育幼院"里被美帝国主义者害死抛在八尺岭上的孩子的尸首，就有七百八十多具。

美帝国主义口口声声叫喊，它在别国办"育幼院"是举办"慈善事业"，美国給别国儿童"造了福"。然而，事实胜于雄辯。人們只要看一看衡阳"育幼院"的事实，就不难知道美帝国主义是屠杀旧中国儿童的劊子手。

美帝国主义盗窃我国古文物罪行的一些鉄証

在我們祖国的历史上，勤劳勇敢的人民創造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遺产，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古文物。然而，近一百多年来，我国的古文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了垄断科学研究資料，歪曲我国历史面貌，为它們的侵略制造"根据"等等卑鄙目的，它們伸出黑手，把我国許多最珍貴的国宝劫掠去了。它們利用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約作为侵略的护符，通过反动政府进行劫掠，并且利用金元，助长盗掘，甚至明目张胆，公开搶夺。美国的国会图书館，現在藏有我国极珍貴的写本《永乐大典》四十册，其中三十五册就是半世紀前参加八国联軍的美国侵略軍从北京搶劫去的。一九二三年，美国哈佛大学阜格美术博物館，在"考古"的名义下，派了华尔納等美帝国主义分子来到中国。他們到甘肃省的敦煌以后，就盗出千佛洞唐代壁画二十余方，运到美国。敦煌壁画是我国的国宝，它被盗运，是我国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这个美帝国主义匪徒，贼心不死，一九二五年又卷土重来，企图更大規模地盗窃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只是由于我国人民的反对，这次盗窃才沒有得逞。美帝国主义还豢养了一批披着"古

玩商"外衣的强盗,叫他們出面和旧中国某些古玩商勾搭,盗窃我国各种名貴的古文物。紐約的五十七街,是古董市場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到处都是被盗去的中国文物,看了令人发指!

清朝統治者在他們的統治期間,掠夺了大批的古文物,連同历代皇朝留传下来的,一道藏在他們的皇宮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期間,傀儡伪滿政权把清故宮的大批貴重古文物运到了东北。这些古文物,其中許多后来都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囊中物。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搶去的我国古文物,在抗战胜利以后原应归还中国,但是,美帝国主义却多方留难,不許运回。那时,美軍总部文物部主持人是郝利斯,他原是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館东方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他竟成了一个"古玩商",往来奔走于东京、紐約之間。許多在日本的中国古文物,都被他劫运到了美国。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最宝貴的文化遗产"北京人"的化石标本,在抗日战争期間也竟被美軍总部偷走了。"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发現在北京西郊周口店。这种人类,生存于第四紀初期,距今約几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說,它是介乎現代人和猿中間的一种原始人类。虽然我們还无法說它就是現代全人类的祖先,但是可以肯定至少也是距离不远的一个支派。它的发現,在人种学上是极端重要的。"北京人"的化石标本被盗,是我国一个重大的損失!

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古文物的盗窃活动,是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湖南是古代楚国所在的地方,地下埋藏的古文物

很多,以楚文物特别著名,美帝国主义当然不肯放过。美国雅礼会駐华总代表——美帝国主义間諜俞道存,就是一貫从事盗窃我国古文物的老手。他从一九三九年来到湖南,到一九五一年被驅逐回国,其間沒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以后,他一面伪装积极,一面继续执行其文化侵略計划,搜集情报,盗窃古物,与中国人民为敌到底。一九五〇年年底,他竟还敢大量烧毁文件,企图消灭罪証。他被驅逐回国的时候,在他准备带走的行李中,有一个綠色的保险箱,里面还放着盗窃到的中国古代錢币数百枚。后来,在他的住房楼上,又陆续发現我国周、西汉、东汉、唐、五代、宋等朝代的陶瓷器共十八箱,計二百多件。根据俞道存交代的材料和雅礼中学师生揭发的事实,事情的經过是这样的: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有个叫柯克斯的美国人在长沙雅礼中学教英文。他以教书为名,暗地进行着搜集我国珍貴古文物的罪恶活动。他慫恿当时在雅礼中学任历史教員的左复,在长沙市及各地經手收买"古玩"。当时,正当长沙市郊絲茅冲一带修筑馬路,紅砖厂挖土打砖,掘了大批古墓,发現有很多的銅器、陶器、瓷器等殉葬物。左复和柯克斯便以低廉的价格尽量收买,其中以左复买到較多。柯克斯便极力拉攏,要左复先把这些古文物拿到美国去展覽,然后高价出售。柯克斯和左复勾結起来,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便把最好的一部分青銅鏡等宝貴古文物,先行盗运到美国,其余的待机陆续盗运。俞道存来了以后,盗窃我国古文物的活动,更变本加厉地进行。最后这批古錢和他住房楼上的十八箱陶瓷器,只是一批

他还沒有来得及运走的比較次要的古文物罢了。

在柯克斯和俞道存以前，在湖南还发生过不少美帝国义分子掠夺古文物的事情。下面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一九二二年，桃源县漆家河发現了一个彝器，——这是商代人的祭器，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发現以后，上半部被当地駐軍的一个伪团长攫得，下半部被一个商人带走了。几年以后，被商人拿走的半个彝器，落到了一个美国“煤油商人”的手里。这个美国“煤油商人”，名义上經营着“煤油业务”，实际上却专門在干盜窃中国古文物的勾当。他知道这件古物是中国的珍宝，一心要把它带回美国去，于是給商人一笔押金，要他設法弄到另外那半个。但是，沒有成功。这个美国“商人”得不到彝器的全部，很不甘心，仍在多方搜索。后来，他終于探知，那半个是在那个伪团长手里。于是，他托人追踪，企图收买。終于因为对方索价过高，沒有成交。这个美国“商人”，只好悶悶不乐地把他弄到了手的那半个彝器带到美国去了。解放以后，在伪团长手里的那半个彝器虽然已經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但是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掠夺的那半个，却无法收回。这件中国人民珍貴的文化遺产，直到現在仍然残缺不全。

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除了进行政治、軍事、經济侵略以外，在文化方面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侵略活动。大批掠夺、盜窃我国古文物，便是文化侵略罪行的一个方面。美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这一笔債，我們是一定要清算的！



统一书号：11109·89
定价：(5)0.28元